第三章 俄羅斯與東南亞主要國家－雙邊關係

由於東南亞地處樞紐及自然資源豐富，而且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長久以來即是俄羅斯（尤其是蘇聯）全球戰略的重要地段。從冷戰時期 50 年代中期開始，蘇聯就逐步加強對東南亞的擴張，尤其在印支戰爭（Indochina War）結束後，蘇聯支援越南控制寮國和侵略柬埔寨，試圖對東南亞地區進行軍事滲透。

在冷戰後期的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東南亞地區安全形勢的重要特點，即蘇聯與美國兩個超級大國在該區爭奪霸權和劃分勢力範圍。其間，東南亞地區兩大政治集團即東協和印支集團的對峙，事實上反映著蘇美在東南亞地區的爭霸戰略。美國支持東協國家，而印支集團背後則有蘇聯在撐腰。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國際冷戰格局最終被打破。

冷戰結束後，俄羅斯特別注重維護及擴大其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和安全利益。這是因爲俄羅斯欲借助亞太地區的資金和技術來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以增加其綜合國力；從而體現俄羅斯身爲歐亞大國的特殊地位。自從普丁 2000 年入主克里姆林宮後，果斷地調整了俄羅斯的對外政策，推動「全方位」的亞太外交，並把修復與前蘇聯盟國的關係列入了新政府的優先工作日程。除了深化在葉爾欽時期就已展開的與中、日、韓等東北亞國家關係之外，普丁還積極與東南亞國家發展雙邊及多邊的合作關係。他既重視恢復與前社會主義盟國的傳統友誼，又重視發展新的夥伴關係。

本章主要從莫斯科的立場和觀點切入研究，旨在瞭解俄羅斯與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以及和菲律賓關係發展歷程，包括前蘇聯時期的關係；進而探討雙邊關係對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影響，以進一步分析俄羅斯對東南亞政策的實質內容。本章將分爲三節；第一節是俄羅斯與傳統邦交國的關係；第二節是俄羅斯與美國盟國的關係；第三節爲小結。

第一節 俄羅斯與傳統邦交國關係

壹、 俄羅斯與越南

一、 前蘇聯與越南結盟的歷史脈絡

（一）1978 年 11 月「蘇越友好合作條約」簽訂之前

儘管蘇聯與越南早在 1950 年 1 月 30 日就已建立雙邊關係，但兩國當時基本上並沒有實質性的關係。[1]自二次大戰後，蘇聯的外交重點擺在歐洲，其外交戰略主要強調不同制度的國家應「和平共處」。因此，在越南人民抗法戰爭時，蘇聯並沒有提供應盡的國際主義援助。然而，從 60 年代開始，特別是在中蘇共公開決裂以後，蘇聯爲了通過支持越南以確保其在「中印半島」的影響力，並確保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開始支持越南的抗美鬥爭。[2]

在 1963 年 2 月越戰昇高時，美國派機轟炸北越，派艦封鎖海港，蘇聯始對北越提供大量防空裝備和各類武器。自 1966 年到 1970 年 5 年之間，蘇聯曾與北越簽訂了一系列有關經濟、軍事援助及提供貸款的協定。[3] 由於意識型態相同和越南當時處在反美鬥爭第一線的特殊地位，蘇聯給予越南相當多的物質、道義和外交援助，是越南取得反美戰爭勝利和實現統一的外部支援的主要來源之一。[4]

1975 年 10 月下旬，越共總書記黎荀（Le Duan）訪問莫斯科，與當時蘇聯黨政領導人布里茲涅夫（Леонид Ильич Брежнев; Leonid Ilyich Brezhnev）簽署了「蘇越聯合公報」、兩項包括約 40 個建設計劃的主要經濟協定，及另外六項軍事、經濟、科技、文化方面的議定書。根據這些公報及議定書，雙方聲稱彼此外交政策觀點完全一致，越南並支持蘇聯在中、蘇共爭執問題上所持的觀點。此外，蘇聯保證協助越南的經濟和技術計劃，其中包括在黑河興建水力發電廠、開採煤礦和磷灰石礦、石油、天然瓦斯等。在這些計劃案下，蘇聯援越款項總數達 25 億美元。翌年 2 月，黎荀再度訪問蘇聯，參加「第 25 屆蘇共大會」。黎荀在會議上對蘇聯的支援表示感謝與肯定，宣稱越南之所以能夠獲勝，乃因爲蘇聯鼎力相助。[5] 1978 年 2 月，越南首次被邀請出席傳統上由「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cnization, 簡稱「華約組織」或「華約」）會員國所參加的社會主義國家黨書記的會議；同年 6 月，在「經互會」（Comecon）第 32 次會議上，越南正式成爲該組織的第三個非東歐國家的會員國。[6] 對蘇聯而言，蘇聯加入「經互會」也等於是強化了蘇聯的勢力範圍；並在中共的南面多了一個親密的盟友。[7]

---

[1] Foreign Affairs News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Vietnam, “Leaders congratulate 55th anniversary of Vietnam-Russia diplomatic ties”, February 1, 2005, http://www.mofa.gov.vn/.
[2] 郭春霞，「俄羅斯與越南關係演變的軌跡」，*今日東歐中亞*，1999 年第 2 期，頁 11-13。
[3]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245。
[4] 李靜傑、鄭羽主編，*俄羅斯與當代世界*，頁 383。
[5] 龍舒甲，「蘇聯與越南的關係」，*問題與研究*，1990 年 7 月，第 29 卷第 10 期，頁 89。
[6] 李靜傑、鄭羽主編，*俄羅斯與當代世界*，頁 383；Susanne Birgerson,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Russian Foreign Policy”, p. 218.
[7] 龍舒甲，「蘇聯與越南的關係」，*問題與研究*，頁 89。

1978 年 11 月 3 日，蘇聯與越南簽署了一項爲期長達 25 年的「蘇越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以下簡稱「蘇越條約」）。雖然雙方在訂約時均否認該約具有軍事同盟的性質，但是其第六條款確具有軍事戰略意義：「該約的兩造將對影響雙方利益的國防問題進行磋商。如果締約之一方遭受攻擊或威脅時，爲了解除該威脅，締約國迫切需要採取適當有效的措施以保障兩國的和平與安全。」「蘇越條約」簽訂之後，蘇聯向越南提供的軍事裝備明顯增加，軍事援助已從原來每年 5 億美元增至 1978 年的 8 億 5 千萬美元，1979 年達 10 億美元，到 1987 年時已爲 20 億美元。當年的聖誕節，越南竟挾持蘇聯援助而揮軍入侵高棉，推翻親中共的波布政權（the pro-Chinese Pol Pot goverment）。[8] 由於蘇聯能夠滿足越南當時所需的大量經濟及軍事援助，越南在侵占高棉後變得完全依賴蘇聯。[9] 蘇聯當局則在越戰結束後企圖通過越南控制「中南半島」，進而將勢力滲透東南亞，以達到削弱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離間中國與東南亞諸國的關係，努力實現其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建立新的戰略據點的目標。爲此，蘇聯默認河內在中南半島越南、高棉（即柬埔寨）及寮國三國中的領導地位，支持越南當時的反中政策並向越南提供各種援助。這一時期的蘇越關係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礎上。[10]

（二）1978 年 11 月蘇聯與越南結盟以後

1979 年 2 月 17 日，中共對越南發動「懲越」戰爭。在越中爆發邊境戰爭之際，蘇聯曾派遣海軍船艦運補武器和糧食給越南，並派遣軍事顧問，協助越軍作戰。蘇聯也曾派遣造船工人到海防，原因是原在海防工作的華裔造船工人，在中越戰爭期間大都被迫遣離越南，故須由蘇聯派來志願工人替補工作。[11] 不過，在中共與越南戰爭初期，越南並不允許蘇聯海軍艦隊進入越南港口；後來，爲避免戰爭拖久不利於己，遂不得不讓蘇艦靠泊峴港（Da Nang），爲之撐腰助威。結果，蘇聯不但使用了原先美軍留下的峴港、歸仁（Qui Nhon）、芽莊（Nha Trang）等基地，並進駐了金蘭灣（Cam Ranh Bay）。[12]

---

[8] Donald S. Zagoria & Sheldon W. Simon, “Soviet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in Donald S. Zagoria, *Soviet Policy in East Asia* (New York: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Inc., 1982), p.158.

[9] Susanne Birgerson,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Russian Foreign Policy”, p. 218.

[10] 郭春霞，「俄羅斯與越南關係演變的軌跡」，*今日東歐中亞*，1999 年第 2 期，頁 13。

[11] Kevin Sinclair, **“**Soviets Sail against Wind: Hanoi Cautious about Moscow Moves to Create Navy Bas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22, 1981; Douglas Pike, “The USSR and Vietnam: into the Swamp,” *Asian Survey*, Vol. XIX, No. 12, December 1979, pp. 1159-1170. 引自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247。

[12] 龍舒甲，「蘇聯與越南的關係」，*問題與研究*，頁 91。

1980 年 7 月，蘇越雙方在莫斯科舉行高峰會議，蘇聯以允諾更多的援助，以及就「越蘇石油公司」（Vietsovpetro Company）共同探勘與開採越南南方外海大陸棚石油與天然氣協議作爲條件，交換在胡志明市（Ho Chi Minh City）設立領事館與使用金蘭灣設施。而越南的回報，是支持蘇聯的圍堵中、美的外交政策以及蘇聯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13] 由於蘇聯欲利用越南的基地，而越南急需蘇聯的軍、經援助，雙方關係不斷加強。在 1984 年 10 月 28 日，越南外長阮基石（Nhuyen Co Thach）訪問蘇聯時，他即明白表示，越南和蘇聯的全面合作是越南對外政策的基石，越南支持蘇聯在國際舞台上提出的所有和平倡議。同年 11 月 12 至 17 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正式訪問越南。兩國高層人物互訪表示雙方密切加強合作，而在這層合作關係上，顯然是由蘇聯提供的援助較多。[14]

1985 年 3 月，戈巴契夫當選爲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一上台就面臨著內外交困的嚴重局面，國內經濟狀況嚴重惡化，國際上因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而陷入孤立；迫使戈巴契夫重新調整蘇聯的內外政策。在其「新思維」對外政策之下，蘇越關係也起了很大的變化。首先在柬埔寨問題上，蘇聯展現較大的靈活性，不再重申柬埔寨局勢不可逆轉的陳腔濫調，強調通過政府解決途徑方能處理該問題，敦促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同時，在考量與中國和與東協改善關係方面，蘇聯當局認爲促使越南早日撤軍也是非常必要的。其次，在經援問題上，蘇聯領導人多次公開批評越方濫用貸款，大肆浪費，開始強調越南必須獨立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性。[15]

1988 年 9 月，戈巴契夫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市再次發表關於亞太政策的談話；他表示，若美國放棄在菲律賓的海空軍基地，蘇聯海軍將同時停止使用金蘭灣。蘇聯忽略越南直接以金蘭灣作爲與美國談判的籌碼，此舉引起越南當局的強烈不滿。[16]另外，自 1989 年後，東歐日趨自由化，社會主義體制瓦解，蘇聯也遭遇同樣的經濟改革問題，已無法再對越南提供任何援助，「經互會」在 1991 年 6 月解散，越南失去外援的靠山，其唯一的選擇就是向西方國家求援，但西方國家提出的先決條件是，在越需完全撤出柬埔寨及該地區問題獲得政治解決後，方能解除對越的經濟制裁。[17] 蘇越關係因而逐漸降溫，到 90 年代，兩國關係已十分冷淡。

簡而言之，在 1986 年以前，蘇聯與越南維持長久的盟友關係，主要是基於「圍堵中共」的共同利益和意識型態相近兩個主要原因。但在蘇維埃新亞太政策之下，蘇

[13]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246。
[14] 塔其，「蘇聯動態述評」，*問題與研究*，1984 年，第 24 卷第 3 期，頁 101。
[15] 郭春霞，「俄羅斯與越南關係演變的軌跡」，*今日東歐中亞*，1999 年第 2 期，頁 14。
[16] 龍舒甲，「蘇聯與越南的關係」，*問題與研究*，頁 95。
[17]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242。

中關係正常化，以及當蘇聯需獲取東協國家信任顯得更爲重要之際，蘇越兩國關係漸行漸遠，直到新世紀以後雙方才重建一種新的「戰略夥伴關係」。

（三）蘇越締結盟國的重要意涵：

就蘇聯對抗美國的全球戰略而言，「蘇越條約」的簽訂對蘇聯帶來好些正面的戰略利益。第一，由於蘇聯海軍艦隊獲得靠近太平洋戰略通道的前進基地，蘇聯在南中國海以及印度洋運用軍事力量的能力大爲增強。大約自 1979 年起，蘇聯海軍便開始使用越南的若干個軍事基地，其在西太平洋的前哨因而由海參威南移 2000 多海里，使得蘇聯的太平洋艦隊能夠擺脫美國及日本的封鎖，爲其在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運路線提供了重要的補給站，進而大大改善蘇聯在亞太地區與西方抗衡的戰略態勢。[18]在空軍方面，蘇聯製熊式偵察機負責偵察海南島、南海和中南半島的空防。另有數架逆火式轟炸機（一般認爲其性能超過美國的 B-52 機）進駐金蘭灣，因此當時的東南亞、印度洋和澳、紐地區全都被籠罩在蘇聯航程範圍內。[19]

其次，由於蘇聯與越南結盟，加上蘇聯駐軍越南，並且大力支持越南反華政策，因而強化了越南的反中共態度。越南不但繼續主張對南沙群島擁有主權，更不斷地與中共在中越邊境上發生流血衝突。蘇聯背後鼓舞越南與中共武裝對抗，以及蘇軍經常出沒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已爲中國南部邊境製造緊張局勢。[20] 顯然，爲了抗衡美－中重新建立的關係，蘇聯利用越南作爲其全球戰略的新據點，以達成其「圍堵中共」的策略。[21]

最後，通過經濟與軍事援助的計劃，蘇聯終究將越南扶植成親蘇的附庸國。越戰提供了蘇聯在背後支持北越共產政府的機會，並且最終成功迫使美國撤離越南。蘇聯將勢力滲透到曾被西方國家佔領的一個重要戰略地點－東南亞地區。另外，一項遠超於戰略利益的好處在於，當蘇聯盡國際共產世界責任義務和維持統一陣營之際，越南對蘇聯的重要價值在於，它已成爲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國家以及「經互會」的成員國。[22]

二、俄羅斯與越南的「戰略夥伴關係」

---

[18] 李靜傑，鄭羽主編，*俄羅斯與當代世界*，頁 384。

[19] David Chen, “Soviets Station Backfire Bombers in Cam Ranh Ba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19, 1981. 引自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246。

[20] 李靜傑，鄭羽主編，*俄羅斯與當代世界*，頁 384。

[21] Leszek Buszynski, “Gorbachev and Southeast Asia: Prospects for the 1990s”, p. 91.

[22] Leszek Buszynski, “Gorbachev and Southeast Asia: Prospects for the 1990s”, p. 92.

蘇聯於 1991 年宣告解體，隨著中蘇、中越關係的改善和發展，蘇聯與越南關係中原有的意識型態和戰略利益的共同基礎變得蕩然無存，俄羅斯與越南因而展開新的合作關係。茲就其政治、經濟、軍事安全戰略等方面分別敘述如下：

（一）政治方面：

蘇聯解體後，作爲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在外交上奉行親西方政策，自然也就降低了越南對俄國外交戰略的重要性。相對的，蘇聯巨變以後，由於越南堅持採行社會主義制度，再度遭受西方國家打壓，加上越南對俄羅斯建國後採取全盤西化政策而深表不滿，因此俄越兩國關係在 1991 到 93 年間呈現停擺狀態。

然而，俄羅斯的親西方政策不如預期，在國內的批評聲浪中，俄羅斯自 1993 年起重新調整其對外政策，改採「雙頭鷹」策略。俄越關係正是在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調整中得到恢復和發展。俄國意識到，若要想在東南亞有所作爲，首先就得恢復與傳統盟友的關係。

自 1994 年開始兩國關係逐漸正常化，雙邊官員互訪頻繁，推動了雙邊關係的發展。1994 年 6 月，越南前總理武文杰（Vo Van Kiet）應邀訪問莫斯科，兩國於 6 月 14 日簽訂了一項刪除軍事同盟條款的「俄越友好關係條約」以及經濟合作協定，強調發展一種正常的平等互利的合作關係。雙方商定要建立對話機制，繼續在區域安全問題上進行合作。不過從葉爾欽取消與武文杰的會晤 (理由是「忙於國事」) 的情況，和俄羅斯獨立初年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一直沒有出訪越南的情況來看，顯然葉爾欽當時對越南還是不太關注的。[23]

然而，鑒於越南於翌年 7 月正式成爲東協會員國，葉爾欽隨即見風使舵，同時間派遣俄國外長科濟列夫出訪河內（Hanoi）。科濟列夫與越南當時國家主席黎德英將軍（Le Duc Anh General）舉行會談，重申莫斯科對「兩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的承諾。雙方還同意在某些方面進行合作，其中包括俄羅斯持續使用金蘭灣設施。[24] 兩國政治對話機制逐漸建立，俄越關係因而逐步得到了恢復。1998 年 8 月 25 日，越南前任國家主席陳德良（Tran Duc Luong）首度率領外交部等官員以及 30 位企業代表遠赴俄羅斯進行正式友好訪問，旨在加強越俄雙邊政經關係及擴大兩國經貿合作。[25]

---

[23] Leszek Buszynski, “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A New Relationship”,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8, No.2 (Aug. 2006), p.280.
[24] Tsuneo Akaha, “Russia and Asia in 1995: Bold Objectives and Limited Means”, *Asian Survey*, Vol. 36, No.1 (Jan., 1996), p.107.
[25] “Vietnam: VN President visits Russia ”, *Vietnam Economic News*, Hanoi: Aug. 31, 1988, p.1.

2001 年 2 月底，普丁總統親自出訪河內，成爲俄羅斯第一位訪問越南的國家元首。他與主席陳德良就進一步發展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區域問題進行會談。雙方同時還簽署了「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公報」，決心在既有的傳統友好合作關係基礎上，繼續鞏固和發展面向 21 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將全力發展兩國經貿、科技合作作爲促進俄越關係的首要任務。[26] 普丁該次對越南的歷史性訪問，爲過去 10 多年趨於平淡的俄越關係重新找回昔日的親密感覺，進而全面邁向一個嶄新的合作階段。俄羅斯不僅將越南視爲其傳統友好國家，而且把越南看作俄國在亞洲的重要外交夥伴。

去年 11 月在亞太經合會高峰會後，普丁二度正式訪問越南，他與越南現任國家主席阮明哲（Nguyen Minh Triet）進行會談，宣稱打擊恐怖主義、經濟領域和能源安全是雙方選擇的最主要國際政策。雙方同時在能源、金融、軍事技術合作等領域簽署了一系列重要協議。普丁並表示對兩國關系發展感到滿意，越方則表示普丁訪問越南是件要事，將爲兩國發展戰略夥伴關係注入新的動力，兩國關係也並將大大提升。

期間，兩國高層領導人保持頻繁互訪，且利用參加各種國際會議的機會進行接觸，爲雙邊關係發展不斷注入新活力，爲確定兩國關係的發展方向，增強和鞏固雙方的信任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經濟方面：

俄越關係不僅在政治領域得到良好的發展，在經貿領域也取得可喜的成果。作爲當前全球主要能源大國，俄羅斯正積極與西歐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展開能源外交。但鮮爲人知的是，俄羅斯也在努力與冷戰時期的盟國，特別是東南亞的盟國，重建能源和礦產資源的合作關係。

當越南前總理武文杰於 1994 年訪問俄國時，兩國除了簽訂包含鼓勵和保護投資協定、農工業、漁業、經濟和科技合作等多項經濟協定，俄羅斯還重申促進與越南在電力、石油天然氣、農業、輕工業、交通運輸方面的合作，並願意協助改造原有的援建經濟項目，如恢復熱帶經濟作物的種植和進行加工過程等。[27]

一直以來，俄越兩國在能源方面的合作表現極爲突出。早在 1981 年建立的「蘇越石油」合資企業（Vietsovpetro (VSP)，現已改稱「俄越石油公司」），是俄越兩國最大的合資公司，自 1986 年起在越南沿海的大陸棚開採石油。俄越雙方各自佔有該企業一半股權，目前該企業生產的石油佔全越南年產原油的 60%以上，同時每年能爲俄羅斯國庫上繳數億美元的利潤。僅管該企業近年的原油產量有所下降，但去年的原油收

[26] Leszek Buszynski, “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A New Relationship”, p.285.
[27] 李靜傑，鄭羽主編，*俄羅斯與當代世界*，頁 385-386。

入仍然達到了創紀錄的 50 多億美元。這家成立 26 年的石油合資企業迄今已開採了 980 萬噸石油以及約 19 億立方米天然氣，是越南能源產業的基石，不過有關合作估計將在 2017 至 20 年間期滿終止。在全球能源價格高漲的形勢下，越方期望在 2020 年雙方合約期滿後能獨自開採石油，但普丁在去年訪越時指出：「俄越石油公司」是雙方能源合作不容置疑的佼佼者，鑒于該企業取得的成績，繼續延期應該是有利和互惠的。」[28]

根據專家分析，俄羅斯正打算利用核能技術吸引越南合作發展其他的經濟和能源項目。2005 年 5 月中旬，俄羅斯核電廠承包公司 Atomstroiexport 派代表前往河內參加爲期四天的國際核能會議。期間，他們與越南工業部、科學技術部、原子能委員會及越南能源研究所的官員舉行會談，並期望贏得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招標合約。專家還指出，俄羅斯與越南已有長期核燃料合作協議，協議內容包括在越南中部的大叻市 (Dalat) 持續進行核子反應爐的研究測試。2001 年 3 月，越南宣佈計劃在中部的寧順省 (Ninh Thuan) 或鄰近的平順省 (Ninh Thuan) 建立核電廠，期望在 2020 年以前建成；俄羅斯也希望贏得興建這家核電廠的合約。

僅僅在越南於今年元月正式成爲世貿會員國，並將應世貿的要求，通過競爭招標向國際企業開放礦產資源市場的前幾個月，俄羅斯其他的能源公司也迅速採取行動，在越南重建或建立起新的辦事處。其中一家是俄羅斯最大的煤炭生產企業 Russky Ugol，其首家外國常駐辦事機構於去年 5 月 5 日在河內開幕，目前已在越南經營煤礦開發和工業金屬。

此外，俄羅斯乃至全球的超級能源龍頭「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也積極配合政府謀求重建俄羅斯作爲全球能源大國的努力。2000 年，該公司與越南在平等合作基礎上，斥資 10 億美元成立了一家合資公司，開發兩處離岸油田，即所謂的「112 區段」(Block 112) 油田。有關計劃原定 2005 年開展，估計可年產 1 萬億立方米的天然氣。不過，由於「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同時要專注於發展其他國際項目，越南工程的推展比預期來得慢。[29]

去年 2 月，俄羅斯總理弗拉德科夫（Михаил Ефимович Фрадков; Mikhail Efimovich Fradkov）在訪越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俄羅斯願意擴大對越投資，特別是在採礦、機械製造和水電站等建設專案的投資，繼續與越南保持在修建越南核電站方

[28]「普京稱俄可能向越南投資數十億美元」，*俄新網*，2006 年 11 月 20 日，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duiwai/20061120/41586790.html。

[29] Sergei Blagov，「核技術利誘 俄與中美爭越南油礦資源」，*亞洲時報在線*，2006 年 5 月 26 日，轉載中國事務網，http://www.chinaaffairs.org 。

面的合作。他透露目前俄越大型合作計劃不少，「卡馬斯」(Kamaz) 就是其一，主要是協助越南煤炭公司（VINACOAL）在廣南 (Quang Nam) 省中部的茱萊經濟開放區（the Chu Lai Open Economic Zone）興建一家載重貨車工廠。俄羅斯電力設備巨頭 Siloviye Mashiny 也計劃向越南 A Vuong 水力發電廠供應 4 千萬美元的發電機和其他設備。[30]

由此看來，兩國近年在煤礦、電力和天然氣等領域也有密切的合作。隨著全球礦產資源價格不斷上升，越南仍未充分開發的自然資源將越來越受到跨國企業的關注。在越南加入世貿組織後，這種趨勢就會更加明顯。全球對越南自然資源的競爭正蓄勢待發，而俄羅斯在這場競爭中已踏出了明智的第一步。[31]

至於貿易合作方面，越南的獨資與合資公司在俄國西伯利亞及遠東的活動頗受東北亞商界關注，在與華商、日商及韓商的競爭中其地位日趨鞏固。由於冷戰期間俄越兩國之間形成的特殊關係，越商在俄羅斯境內的商務活動中得到的優惠待遇，也是中日韓等國的貿易商無法企及的。鑒於俄羅斯的鋼材、機械設備及石油天然氣等在東協各國具有相當的吸引力，俄國貿易商在越南的地位也有所提升。因此，俄越雙邊經貿關係日益加強，2005 年雙邊貿易額達到 10 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三）軍安方面

近年來，俄越軍事合作重新升溫，只不過與冷戰時期的性質不同。1993 年，俄越雙方達成一項買賣 5 架「蘇愷 27 戰鬥機」（SU-27SK）及 1 架蘇愷式的訓練機（SU-27UBK）的交易。此項軍火交易的條件並未公開，而售價據稱是一億五千萬美元，其中部份價格或許是由越南米作抵銷。1999 年，越南還向俄羅斯購買兩艘具有 Moskit-E 或 SS-N-22 日炙型反艦飛彈系統裝備的 Molniya 艦艇。[32]

俄羅斯國防部長在 1998 年底訪問越南時，雙方就軍事技術的繼續合作問題進行磋商，並簽訂了一系列協定，其中要項是越南向俄羅斯購買 24 架「蘇愷 27 戰鬥機」，總價爲 10 億美元，該協定執行期限爲 5 年，加上此前購買的 6 架該型飛機共 30 架，足可證明越南空軍的現代化水準又再提高。同時，俄方還承諾對此前出售給越南的各型飛機提供維修及改型的技術服務，還希望越方能增加購買俄國武器和其他軍事裝備數量。

---

[30] Vietnam Economic Times, “Economies of Russia and Vietnam complement each other, says PM”, Feb. 16, 2006, http://www.vneconomy.vn/.
[31] Sergei Blagov，「核技術利誘 俄與中美爭越南油礦資源」，*亞洲時報在線*，2006 年 5 月 26 日。
[32] Leszek Buszynski, “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A New Relationship”, p.281.

在 2000 年的某次新聞發表會上，俄航空綜合體負責人向越南記者表示，可向越南出售「蘇愷 27 戰鬥機」，還願意向越南提供「蘇- 22m4」戰鬥機的技術升級服務，並承諾升級後的該型飛機其服役期限可增至 18 年。對此，普丁高度評價俄越兩國在軍事領域的延續性合作，並強調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不針對第三國。這種互利合作固然是俄羅斯繼續在越南積累政治和經濟的無形資本，同時也爲越南吸取俄羅斯高科技技術提供機會，越南得到的是帶有技術含量的長期利益。[33]

2003 年，俄羅斯與越南簽署了一項重要的武器出口協定，俄羅斯向越南出售 4 架蘇-30MK 型（Su-30MK2V）戰鬥機，預計在 2004 年 11 至 12 月間交貨。除了戰鬥機外，越南同一年還向俄羅斯採購了海軍用的 10 艘 Molniya 導彈快艇，價值爲 1 億 2 千萬美元，以及可以裝備兩個師的 S-300 防空導彈系統總值爲 2 億 5 千萬到 3 億美元。[34] 俄羅斯新聞媒體透露，2003 年，越南一共在俄羅斯採購了將近 5 億美元的軍火，這是蘇聯解體以來，俄越軍火交易的歷史新記錄。

至於舉世矚目的金蘭灣軍事基地問題，按 1978 年雙方簽訂的「蘇越友好合作條約」中規定，金蘭灣軍事基地租期爲 25 年 (1979 至 2004 年) 。越南試圖按古巴的「蘇古協定」之例，要求俄羅斯每年付 3 億美元的租金方可續租，但須從 1991 年蘇聯解體之日起計算。這樣到 2000 年俄國要支付 20 多億美元，俄羅斯自然不答應，因爲 2002 年俄羅斯的軍事預算只有 80 億美元。後來，越方提出與古巴一樣的價碼，即每年租金爲 2 億美元，俄羅斯也未同意。鑒於經濟及相關因素，俄羅斯在 2001 年底宣佈提前撤銷金蘭灣軍事基地。俄羅斯在 2001 年底宣佈提前撤離金蘭灣，此舉一度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俄羅斯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但俄國軍方認爲，俄羅斯從金蘭灣撤走並不意味著失去越南，兩國在經濟方面特別是軍技領域的合作仍有很大空間。

2005 年 9 月，俄國太平洋艦隊遠洋編隊離開母港海參崴，第一站前往印度，在孟加拉灣與印度海軍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此後，俄遠洋編隊先後訪問了印尼、新加坡和泰國。11 月 20 日，俄遠洋編隊離開泰國後，駛往越南峴港。俄軍艦在越南停留 5 天，每天開放 3 小時，供越南民衆上艦參觀。訪問期間，俄太平洋艦隊副司令會見峴港市領導人和越南人民軍及海軍將領。俄越兩國官兵還舉行了一系列體育比賽和見面

[33] 付世明，「論俄越兩國的合作問題」，*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 12 月，頁 196。

[34] Dmitry Vasiliev, “Russian Arms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Moscow Defense Brief 2005*, http://mdb.cast.ru/mdb/1-2005/at/russian_arms/?form=print, p.15.

會，以加深彼此間的瞭解。軍事專家認爲，俄海軍此次重訪峴港，意在加強俄越兩軍的友好關係。[35]

（四）俄越「戰略夥伴關係」的深遠意義

2001 年 2 月底，普丁對越南進行的首次訪問，將俄越雙邊關係提升到「戰略夥伴關係」。在俄越兩國關係史上，普丁的越南之行是俄羅斯執行對越新政策的開端，河內是普丁第一個訪問的東協國首都；歸根究底普丁訪越是雙邊國家利益使然。

從短期來看，俄羅斯恢復與越南的友好合作關係有利於俄羅斯擴大與東南亞地區的經貿合作（特別是擴展軍火銷售和加深能源影響力），利用東南亞諸國的資金和技術帶動國內經濟發展。就其長期戰略而論，發展與越南長期穩定的關係有利於俄羅斯躋身亞太事務，逐漸擴大影響力並獲得在亞太地區的發言權，從而得以進入這 21 世紀最具發展活力的經濟區域，更有助於俄羅斯制約美國、歐盟及中國在該區域的戰略野心。而 2001 年恰好是越南輪值東協的主席，普丁當時訪越對於俄國以越南爲門戶帶動和發展與整個東協的關係有著極爲重大而深遠的意義。[36] 因此，兩國得以進一步合作是基於俄羅斯戰略重心的東移、西伯利亞及遠東的加速開發的機遇，同時也基於越南和東協各國的加速現代化的過程所致。

對越南而言，鞏固和加強與俄羅斯的友好合作關係對於推動本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完善本國的大國外交格局、提升自身在區域和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更是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越南舉國對普丁到訪所表現出的巨大熱情也正是這種迫切心態的直接反映。

總之，在國際新局勢之下，越南近年的經改政策已取得巨大成就，成爲世界上經濟快速成長的國家之一。這顆已加入世貿組織的東協新星若持續發展下去，可能迅速躋身國際經濟舞台。在經歷解體轉型的陣痛後，俄羅斯也步上了正面的經濟發展軌道，爲兩國的進一步合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因而，俄羅斯與越南兩國持續加強戰略夥伴關係是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

貳、 俄羅斯與馬來西亞

一、前蘇聯與馬來西亞的疏離關係

[35]「俄羅斯海軍訪問越南軍港 兩國軍火交易頻繁」，*新華網*，2005 年 12 月 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5-12/02/content_3866717.htm。

[36] Federico Bordonaro, “Russia’s new Vietnamese courtship”, *Asia Times Onlin*e, September 30, 2006, http://www.atimes.com/atimes/Central_Asia/H130Ag01.html.

1960 年代初期，馬來西亞因爲要成立馬來西亞聯邦之事，與印尼及菲律賓關係惡化。當 1963 年印尼對馬來西亞發動「對抗」之際，蘇聯卻支持馬共份子以及印尼的「對抗」政策，因此馬來西亞早年對蘇聯是採取敵對態度的。[37] 但在 60 年代後期，鑒於經濟及國家戰略的變化，馬來西亞政府推行農業多元化政策，根據國際市場的需要，積極鼓勵生產不同的農作物銷往國外以賺取外匯，而蘇聯當時是馬國歡迎的貿易夥伴。[38] 於是在 1966 年 9 月，蘇聯與馬來西亞重新談判，並於翌年的 4 月 3 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39] 同時，雙方簽訂貿易協定，馬來西亞向蘇聯輸出橡膠和錫。在 1968 年以前，蘇聯已成爲馬來西亞最大的橡膠進口國，佔馬來西亞出口總額將近百分之十五。1968 年 11 月兩國成立了「馬蘇友誼協會」（Malaysia-USSR Friendship Societies）。

事實上，緊接著雙方於 1967 年 4 月宣告建交關係後，蘇聯 9 月就在馬來西亞首度吉隆坡創立「蘇聯貿易委員會」，並於兩年後在吉隆坡舉辦第一屆的俄國貿易與工業展覽，展出的產品總值超過 6 億美元，可見當時雙邊經濟關係的成長。[40]

1970 年，敦拉薩（Najib Tun Razak）繼任馬來西亞總理，提倡東南亞中立化的概念，強調指出，馬來西亞在中蘇（共）糾紛中採取中立政策。1972 年 10 月，敦拉薩總理訪問莫斯科，簽訂了一項經濟和技術合作的雙邊協定。然而，蘇聯與馬來西亞並未因兩國的經貿發展而改善雙邊關係，不僅蘇製產品在馬來西亞沒有市場，而且馬國政府對蘇聯亦存有戒心。1972 年，蘇聯在 1 年內向馬來西亞輸出 1800 部牽引機，但馬國官員抱怨蘇聯製造的機器不如美製以及日製的產品來得好，加上缺乏零件，造成不少困擾。1974 年，蘇馬簽訂合作協定，蘇聯準備提供低利貸款，在吉隆坡東方 150 公里處彭亨州的坦比林河（Tembeling River）上蓋一座東南亞最大的水壩。但後來馬來西亞擱置此一計劃，另由北韓在該河的北方蓋一水壩，據稱馬國是害怕蘇聯利用築壩機會滲透當地工人，及與當地出沒的共黨游擊隊進行接觸。[41]

另外，當期的蘇聯除了對東南亞進行政治、經濟和軍事擴張外，還派出大量間諜從事蒐集情報等特務活動。因此，馬來西亞政府對於蘇聯人員在該國境內的活動亦極爲注意。在 1976 年 6 月，一位馬來西亞資深新聞從業人員伊斯邁爾（Abdul Samad

---

[37]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211。

[38] K.S. Nathan, “Malay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A Relationship with a Distance”, *Asian Survey*, Vol.27, No.10 (Oct., 1987), p.1062.

[39] Embassy of the Russia Federation in Malaysia / Russian-Malaysia Relations, “Current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Malaysia”, http://www.malaysia.mid.ru/relate.html.

[40] K.S. Nathan, “Malay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A Relationship with a Distance”, *Asian Survey*, p.1063.

[41] Richard Sim, “Malaysia: Containing the Communist Insurgency”, Conflict Studies, August 1979, No.110, p.5. 引自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212。

Ismail）被逮捕，爆發了首宗蘇聯間諜案，同年 11 月，胡申安（Hussein Onn）總理又逮捕兩名蘇聯間諜，隨後還發生了敦拉薩內閣兩位官員涉及蘇聯的特務活動。到了 1981 年 7 月 31 日，又有 3 名蘇聯駐吉隆坡大使館的人員，因從事間諜活動而被驅逐出境，這是馬來西亞第一次將外交使節驅逐出境。經過這些陸續發生的事件，在國際緩和時期，蘇聯與馬來西亞兩國漸漸形成一種疏離的關係。[42]

1981 年 7 月，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出任馬來西亞第四任總理。自馬哈迪上任以來，採取與中、蘇共等距政策，希望改善與蘇聯的低潮關係。蘇聯亦作出積極的回應。1982 年 12 月 29 日，蘇聯駐吉隆坡大使柯立克向馬國政府建議，希望在補償條件制度下參與馬來西亞的工業發展，在這種合作制度下，馬來西亞可以在蘇聯企業的技術協助下建立一個生產組織，然後用其產品支付技術及機器費用並且獲取信貸。馬來西亞可以獲得蘇聯的專門技術、機械與信貸，而製成品也可獲有擔保的市場。柯立克還建議雙方進行下述的合作：如開採及加工礦物原料、建立工廠以製造各種工業及農業機械、建造水力與熱能發電廠、設立大型建屋工廠以製造中低價合成式設備的配件、設立化學企業及石油化工和石油提煉廠等。[43] 但馬來西亞對於這項建議，沒有給予積極的回應，因爲此時馬國政府已將注意力轉移到日本和韓國，希望從日、韓獲取資金和技術。

直至 1984 年，馬來西亞爲了改善對蘇聯貿易的順差，才試圖向蘇聯購買武器。因爲莫斯科當局一直抱怨蘇聯每年向馬來西亞購買約 3 億美元的橡膠及其他產品，但馬來西亞每年向蘇聯購買的產品只有 2000 萬美元。另一原因是，在 1983 年 3 月時，馬哈迪總理訪問巴基斯坦，參觀巴國的軍事裝備，對蘇製直昇機留下深刻的印象。1984 年 9 月 2 日，大馬皇家空軍司令恩卡少將 (Mohamed Ngah) 表示將向蘇聯購買兩架重型直昇機，以對付躲在叢林中活動的馬共份子。[44]

1987 年 8 月，馬哈迪初次正式訪問蘇聯，雙方簽訂 4 項協定：馬來西亞和蘇聯工商會合作協定、避免雙重稅付協定、海上運輸協定、蘇馬諮商協議 。1988 年 11 月，蘇聯與馬來西亞合資在蘭卡威島 (Langkawi island) 上建立一座眼科醫院，資金共約 2800 萬美元，馬來西亞 Promet Berhad 公司出資百分之五十一，蘇聯的莫斯科眼睛顯微手術科學研究院 (Moscow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Eye Microsurgery) 出資百分

[42] K.S. Nathan, “Malay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A Relationship with a Distance”, *Asian Survey*, p.1066-1070.
[43] 南洋商報 （新加坡），1982 年 12 月 30 日，第 6 頁。引自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213。
[44] Haris Maniam, “Malaysia Won’t Buy More Russ Hardware”, *China News*, Sept. 22, 1984, p.2. 引自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213。

之四十九。[45] 綜括而言，在蘇聯解體之前，兩國的疏離關係主要是通過微弱的經貿軍技合作來維繫。但雙邊的貿易量並不大，直到冷戰結束踏入 21 世紀後雙方才又逐漸加強經貿合作關係。

二、俄羅斯與馬來西亞的互惠合作

隨著 90 年代東西陣營對抗結束以及蘇聯帝國的瓦解，俄羅斯與馬來西亞雙邊關係產生根本的變化。冷戰結束後，全球與各區域的秩序呈現重組現象，俄馬兩國皆想在這變化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所有國與國之間的雙邊、區域或多邊關係實際上皆與上述的國際關係體系變化有關聯，因而轉型中的俄羅斯以及具有活力的馬來西亞，藉此機會在各種領域展開一種新興的互惠合作關係。[46]

（一）俄馬關係的重要里程碑

1991 年 12 月 31 日，馬來西亞宣佈對俄羅斯聯邦的外交承認，並確認與俄羅斯發展互惠友好的關係。爲了推動兩國關係，馬來西亞外交部長隨即於 1992 年 5 月正式訪問俄羅斯，他是蘇聯解體後第一位訪問俄羅斯的東協國家的政要代表。在訪問期間，馬國外長正式承認兩國能夠毫無限制地在各個領域加強合作及發展。[47]

隨後俄馬兩國政經領袖不斷相互交流，爲兩國關係的發展奠定堅實的政治基礎。期間尤以兩國政府首長的互訪，使兩國關係產生重大的變化。馬哈迪首相於 2002 年 3 月 15 日正式訪俄後，翌年普丁總統分別在 8 月及 10 月兩次訪問馬來西亞，並取得豐碩成果，爲俄馬雙邊關係新的里程碑。

2002 年馬哈迪率領一龐大商業代表團訪問俄羅斯，與普總統丁舉行雙邊會晤。實際上這是馬哈迪第一次正式訪問俄羅斯。在這之前，即 1987 年，馬哈迪造訪的是前蘇聯，而在 1999 年到哈巴羅夫斯克 (Хабаровск; Habarovsk) 及布裏亞特(Бурятия; Buryatia)，並不是正式的訪問。訪問期間，雙方發表了一則「俄羅斯－馬來西亞聯合聲明」（Russian-Malaysia Statement）。該聲明指出，俄馬兩國領袖就雙邊經貿及社會合作領域交換了意見，討論的議題包括恐怖主義、亞太地區和平穩定、中東與阿富汗，以及全球化等具有共同利益。在「聯合聲明」中，雙方所制定的雙邊關係基礎要點如下：

－繼續發展雙邊的經濟、科技、教育與文化合作，並使投資貿易關係多樣化。

---

[45] JPSR-SEA-88-048, 9 December 1988, p.11. 引自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214。
[46] K.S. Nathan, “Malaysia and Russia: Strengthen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A Malaysia Perspective”, p.18.
[47] Vladimir Rakhmanin, “Soviet and Russian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1986-93) ”, p.139.

－促進兩國各階層人員（包括政府及私人）的互訪，以及促進遊客相互往來。

－持續落實雙邊的文件，包括兩國政府間的貿易、教育及科技合作等協議。

－研究成立加速雙邊各方面合作的相關法定機制的可行性。

－爲實現一個多極與公正的世界而奉獻，主要基於國際法原則、互相尊重國家主權，以及確保全球政治、經濟及社會的穩定。

－在國際法爲基礎，以及在國際與區域論壇的框架之下，針對打擊國際恐怖主義課題而交換情報，並進行密切合作；俄羅斯支持馬來西亞倡議召開討論恐怖主義的國際會議，並深信通過深入及完整的準備，這目標將會實現。

－努力協調達成以公正和平方式解決區域的衝突，並化解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合作尋求解決當前挑戰及威脅（諸如毒品及武器私運）的途徑及方式，並且打擊種族、國家和宗教的極端主義。

－持續與聯合國互動與合作，以加強聯合國維和的角色及效率、堅持國際和平與穩定、解決區域與國際問題，並防止違反聯合國憲章、原則與國際法的準則。[48]

此項聲明意味著馬俄雙方通過互惠及多元化的基礎，以利開拓新的雙邊及多邊合作領域，從中加強兩國的關係。另外，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雅克威格（Alexander Yakovenko）在針對馬哈迪訪俄時，接受新聞採訪時也指出，「俄羅斯與馬來西亞的多層次合作，是俄羅斯在東南亞以及整個亞太地區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我們高度讚揚兩國當前的政治對話階段，它爲完整的俄馬關係而鋪路。普丁與馬哈迪的會晤將成爲雙邊關係的重要事項。」[49]

隨著馬哈迪成功訪俄之後，普丁總統於隔年的 8 月 4 日對馬來西亞進行了爲期兩天的正式訪問，成爲第一位正式訪問這一重要的東南亞穆斯林國家的俄羅斯總統。在 2003 年的 5 月份以來，繼法國總統希拉克（Jacques Chirac）和德國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oeder）之後，普丁是訪問馬國的第三位反對攻打伊拉克的國家元首。除了反對聯軍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之外，俄馬兩國首長還推動雙邊貿易發展，特別是向馬國販賣武器成爲普丁此行的重要成果。據報導，目前有大批車臣移民至馬來西亞定居，馬國收留車臣叛軍的家屬。因此，普丁訪馬的另一目的就是尋求馬國在車臣問題

[48]"Russian-Malaysian Statement", Embassy Press Release, March 19, 2002, http://www.thailand.mid.ru/Pressreliz/Press_5.html.

[49] "Interview given by spokesman fo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Russia Alexander Yakovenko to Ria Novosti in connection with forthcoming visit of Prime-Minister of Malaysia Mahathir Bin Mohamad to Russia", Embassy Press Release, March 19, 2002, http://www.thailand.mid.ru/Pressreliz/Press_5.html.

上給予配合。從這觀點出發，普丁訪馬除了具有政治因素外，還具藉售戰機予馬來西亞，進而打入東南亞市場的經濟戰略意義。

另一方面，馬來西亞也很重視普丁這次的訪問，雙方簽署的軍事與貿易合作協議，更將兩國關係推向一個新的合作階段。兩國高層互訪頻繁，也使雙邊政治對話機制日益成形。除了首相及外長等政要外，馬來西亞其中兩位最高元首（Tuanku Jaafar ibni Almarhum Tuanku Abdul Rahman 和 Tuanku Syed Sirajuddin ibni Almarhum Tuanku Syed Putra Jamalullail）也曾分別在 1997 年及 2005 年前往聖彼德堡進行友好訪問。

（二）雙邊經濟關係發展

由於俄羅斯擁有豐富的科技資源，加上馬來西亞的市場經濟經驗，以及工商業的基礎設施，兩國擁有建立夥伴關係的先決條件。至於雙邊的經貿關係是受數項協議所規範，一是 1997 年簽署的「經濟合作協議」（修正自 1967 年就已簽訂的貿易協議）；二是在 1987 年簽訂的「避免雙重稅付協議」，三是在 2005 年 12 月 13 日，馬來西亞與俄羅斯簽署了雙邊談判議定書，支持俄羅斯加入「世貿組織」。最後，經過俄馬商會在 2005 年 12 月簽署的合作協議後，雙邊的貿易機會大爲提昇。[50]

在銀行業合作方面，俄羅斯外國貿易銀行與馬來西亞進出口銀行簽署了一項「財務合作協議」。根據這項協議，俄外貿銀行與馬來西亞進出口銀行將提供有關短、中和長期的財務援助和擔保，以方便馬國產品和服務進口到俄羅斯。[51]

此外，馬哈迪在 2002 年訪俄時曾表示希望雙邊貿易商能夠進行直接貿易，以避免透過新加坡等第三國，轉銷商品至俄羅斯。爲了方便進入俄羅斯市場以及促進兩國旅遊業的發展，馬來西亞航空公司（Malaysia Airlines）2007 年元月 2 日正式與俄羅斯全祿航空公司（Transaero Airlines）簽署代碼共享（code-sharing）協議。但是，目前僅開辦莫斯科－吉隆坡短期（2007 年 1 月至 3 月）的直航班機服務。[52] 由於兩國並沒有長期的直航班機，對兩地貿易商的交流並不方便，也極不符合經濟效益。因此，提供直航服務是雙方迫切需要處理的議題。

在 2002 年，雙邊貿易額並未達到預期的 5 億美元（只有 3 億 5 千萬美元），但去年的雙邊貿易額已達到 1 億 3 仟 3 百萬美元，比 2005 年 1 億萬美元增長些許，這表示兩國經貿呈現增長趨勢。其中俄羅斯對馬的輸入超過其輸出。雙邊的商品結構是：

---

[50] "Current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Malaysia", Russian-Malaysia Relations, http://www.malaysia.mid.ru/relat_e.html.

[51]「馬俄銀行簽財務合作協議」，*星洲日報*，2002 年 3 月 15 日，http://www.sinchew-i.com/special/MahathirRussiaTrip/index.phtml?sec=76&artid=200203141205。

[52] Airline Industry Information, "Russia's Transaero Airlines to operate direct flights to Malaysia", Nov.15, 2006, http://www.allbusiness.com/operations/shipping-air-freight/3953760-1.html.

在 90 年代初期，俄羅斯主要從馬來西亞輸入棕櫚油、橡膠與錫等物品，而馬來西亞從俄國輸入肥料及藥製品。爲使雙邊經貿關係多樣化，在馬外長於 1992 年訪俄時，雙方就同意設立棕油加工、乳膠藥製品，科技輸出等不同的合資企業。[53] 目前俄羅斯主要從馬國進口的產品有電子產品、傢俱、棕櫚油、塑膠產品、可可粉及食品等，而向馬來西亞輸出的產品則包含鋼鐵、化學品、肥料及機械等產品。根據 2002 年 7 月簽訂的協議，棕櫚油可作爲馬來西亞歸還貸款的代用品。[54]

根據馬國學者分析，俄羅斯與馬國的經貿合作，可以集中參與下列幾個傳統強項：一、協助發展馬來西亞的鐵路運輸；二、加強馬來西亞的海路運輸；三、推廣馬國的農業及漁業的發展；四、原料及半成品的加工；五、發展電力與機器設備。最後，俄馬的「對銷貿易」（counter-trade）方式以及核能科技合作，提供雙方具體的合作發展前景。[55] 除此之外，馬來西亞對俄羅斯在科學與工藝、重機械、及科學研究與發展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深感興趣，並且深信在資訊及電腦工藝、宇航工業、貿易與投資方面，兩國尚有很大的合作潛能。

（三）經貿合作關係的挑戰與前景

誠然，俄國近年來的經貿條件引起馬國濃厚興建，但雙方仍然面臨下列的障礙：

首先，俄馬曾以棕櫚油來換取戰鬥機，民營企業界也以「以貨易貨」的方式與俄國交易。就馬方而言，這種對銷貿易迫使馬國貿易商採取多邊聯營，並從俄國換回產品，拿到市場出售，方能獲取現金。基此，無論是政府或民營公司必須充分掌握俄國企業界的資訊，否則很可能會得不償失。[56] 對俄方來說，他們出口的戰鬥機換來不是現金，而是大量的馬國棕櫚油，問題是棕櫚油的數量卻遠遠超過俄國的內需，造成處置上的困擾。[57]

其次，儘管俄國經改已有一段漫長的時間，但其生產水平依舊不高。除非引進俄國高科技產品，一般消費品或輕工業產品的品質粗糙。除了價廉以外，市場誘因有限。俄馬兩國貿易量偏低，除了受上述因素影響，也受雙邊貿易商缺乏交流、資訊不流通等影響，這些問題都有待兩國去進一步改善。[58]

---

[53] Vladimir Rakhmanin, “Soviet and Russian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1986-93) ”, p.139.
[54] “Current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Malaysia”, Russian-Malaysia Relations, http://www.malaysia.mid.ru/relat_e.html.
[55] K.S. Nathan, “Malaysia and Russia: Strengthen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A Malaysia Perspective”, p.23.
[56]「馬俄須創造更多「發展條件」」，*星洲日報評論*，2002 年 3 月 17 日，http://www.sinchew-i.com/special/MahathirRussiaTrip/index.phtml?sec=76&artid=200203170460。
[57] Leszek Buszynski, “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A New Relationship”, p.283.
[58]「馬俄須創造更多「發展條件」」，*星洲日報評論*，2002 年 3 月 17 日。

最後，俄羅斯雖已擺脫意識形態的桎梏，邁向自由化市場經濟，但其官僚體制仍舊龐大而腐化，而且效率不高。儘管普丁執政以來已進行許多改革，但其根源性的問題依舊存在。總而言之，正如馬國新聞記者評論道，雖然俄羅斯目前的經貿市場既廣且具吸引力，但如何使其具備實質的「發展條件」並非易事，這需要兩國政府與民間努力去達成。[59]

（四）雙邊科技文化交流

俄馬兩國近年來特別關注科技方面的合作，雙方在 2003 年簽署了一項科技合作協定。針對兩國廣泛的共同合作計劃，雙方的科技部長分別於 2000 年 8 月和 2002 年 3 月在莫斯科，以及 2003 年 8 月在吉隆坡舉行過多次的會談。

另外，在「俄東協合作基金會」（the Russia-ASEAN Cooperation Fund）與「馬來西亞標準工業研究機構」（the Standards and Industrail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laysia, SIRIM）簽署的轉讓技術協定架構下，兩國加強科學及技術合作。[60]

2000 年 9 月，俄羅斯爲馬來西亞發射了第 1 枚人造衛星。去年 12 月 12 日，俄羅斯再度協助馬來西亞發送一枚最先進的人造通訊衛星（MEASAT-3）到太空，意味著馬來西亞在資訊通訊工藝和衛星通訊科技領域發展已取得很大進展。另外，根據俄馬兩國政府簽訂的協議，俄羅斯將於今年 9 月爲馬來西亞送第一位太空人上地球軌道。此舉有著非凡的意義，因爲今年適逢馬來西亞的獨立 50 週年，同時也是兩國建交 40 年紀念。[61]

在文化及旅遊方面，馬來西亞文化、藝術及旅遊部長分別於 2000 年及 2006 年訪問莫斯科和聖彼得堡，與俄羅斯旅遊局商討促進雙邊旅游發展以及兩國的文化交流事宜。[62]爲了宣傳「2007 馬來西亞觀光年」，馬來西亞觀光局去年 9 月 13 日至 15 日特地前往莫斯科及聖彼得堡舉行旅遊展覽及巡迴演出。馬來西亞觀光局指出，去年一月至五月的俄羅斯觀光客人數成長最高，比前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總人數達到 7,234。[63]

在教育合作領域，目前約有 2500 名學生（包括公費及自費生）在俄羅斯攻讀醫科，這主要是因爲馬來西亞政府承認俄羅斯醫科學位，因此，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會

---

[59]「馬俄須創造更多「發展條件」」，*星洲日報評論*，2002 年 3 月 17 日。
[60] "Statemen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Russia-Malaysia Business Council", *Press Release*, http://www.malaysia.mid.ru/press/20030303_e.html.
[61] "Malaysia announces first astronaut", *Manila Online News*, Sept.6, 2006, http;//www.manilatimes.net/.
[62] "Current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Malaysia", Russian-Malaysia Relations, http://www.malaysia.mid.ru/relat_e.html.
[63], "Visit Malaysia Year 2007 Campaign in Russia", *The Official Portal of Malaysia Tourism*, Sept. 11, 2006, http://www.virtualmalaysia.com/our_malaysia/vmy2007/itn/index.cfm#2.

有更多的大馬學生前往深造。馬來西亞教育部長曾於 2003 年 4 月訪問莫斯科，以瞭解馬來西亞公民在俄國受高等教育的機會。[64] 2007 年 4 月 22 日至 30 日，俄羅斯駐馬大使館和俄羅斯科技文化中心在吉隆坡舉辦一名爲「21 世紀俄羅斯大學」展覽會。有多所大學院校及組織參加了該項展覽，以及與舉辦方討論合作的途徑。俄方代表會見了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及高級人員，參觀了馬來亞大學，同時同意與兩所私立大學發展合作關係，並簽署了一項諒解備忘錄。[65] 因此，教育將會是俄馬兩國今後加強合作關係的重要項目之一。

最後，俄羅斯「伊塔－塔斯社」（ITAR-TASS）及「俄羅斯新聞社」（RIA Novosti）與「馬來西亞國家新聞社」（Bernama）已建立直接的聯繫管道。「俄羅斯新聞社」與「馬來西亞國家新聞社」也簽署了合作諒解備忘錄。隨著斯摩陵斯克（Smolensk）及加里寧格勒（Kalininggrad）兩個俄羅斯行政中心相關人員到吉隆坡訪問後，亦促進了兩國的宗教組織關係。[66]

（五）雙邊軍事合作關係

早在俄羅斯獨立初期，俄羅斯與馬來西亞就已展開武器交易。1993 年 2 月 27 日，俄羅斯副總統魯茨科伊（ 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 Руцкой; Alexander Vladimir Rutskoi）到馬來西亞拜訪馬國總理馬哈迪，旨在商討俄羅斯軍火工業的交易。[67] 1994 年，俄馬兩國簽署了 5 億 5000 萬美元的軍購合約，馬來西亞從俄羅斯購買 16 架 MiG-29Ms 米格戰機以及 2 架 MiG-29UB 訓練機。這是兩國第一批大宗的軍火交易，這些戰鬥機已在 1995 年移交馬來西亞。[68]

當馬哈迪與普丁在 2002 年會晤時，雙方除了加強經貿關係外，馬哈迪還向俄羅斯表示添購俄羅斯軍事裝備，以及對俄國的氣候控制技術深感興趣。因此，在普丁在 2003 年 8 月訪馬時，雙方簽署了科技、資訊工藝和國防三項重要的合作協議。這是兩國軍事合作關係另一重要的里程碑。根據這些協議，俄羅斯將幫助馬來西亞發展航空

[64] "Current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Malaysia", Russian-Malaysia Relations, http://www.malaysia.mid.ru/relat_e.html.
[65] "Exhibition – Russian Universities in XXI Century", *Press Release*, May 2, 2007, http://www.malaysia.mid.ru/press2007/e_09.html.
[66] "Current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Malaysia", Russian-Malaysia Relations, http://www.malaysia.mid.ru/relat_e.html.
[67] Anonymous, "Rutskoi to visit Far East", *East European Markets*, London: Feb. 19, 1993. Vol.13, Iss. 4; p. 2.
[68] Boris Rybak, "Russia completes MiG-29 export deal", *Aviation Week & Space Technology*, New York: Aug 8, 1994. Vol.141, Iss.6; p. 28.

技術和發射人造衛星，並向馬來西亞出售 18 架高達 9 億美元的蘇 30 型 (Su-30MKM) 戰鬥機，這 18 架軍機預計在 2006 至 2007 年期間交貨。[69]

隨著東南亞國家逐漸擺脫金融危機，各國在經濟復甦的情況下皆考慮更新其軍事裝備。除了越南和印尼以外，馬來西亞也積極添購俄羅斯的先進軍事武器。而俄羅斯近年與東南亞國家持續的軍技合作，導致該區成爲繼中國及印度之後的第三大俄羅斯軍火購買國。馬來西亞當年決定從俄羅斯購置 18 架蘇 30 型戰機，很大程度是受到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影響。[70] 因此，俄羅斯相當看重與馬來西亞的國防工業合作關係，「俄羅斯國防出口公司」（Rosoboronexport）已在吉隆坡設立代表處，作爲俄羅斯在該領域的主要代表。[71] 與此同時，馬哈迪也表示，大馬熱切希望成爲俄羅斯產品進入東南亞地區的「門戶」。

至於俄馬雙邊的安全合作，據馬國學者建議，雙方可通過個別與合作的途徑來促進區域及國際的安全，其措施包括：一、「聯合國安理會」的基本結構是建立在五大強權的基礎上，但是 85 年來國際情勢已有很大的變化，所以在「聯合國」改組議題上可以加強雙邊的合作。二、儘管不結盟（non-alignment）概念在意識型態上已失去意義，但其結構、理念及基礎尚可在全球大多數的國家（115 個）推行，以促進真正的中立化、裁軍及國家發展。三、由於北韓與伊朗核子議題可能帶來全球及區域安全的威脅，國際間必須加強合作以共商解決方式。身爲回教國家的馬來西亞和自前蘇聯時代就與北韓有交情的俄羅斯，能夠在核子裁減軍備方面加強扮演較積極的角色。而馬國強烈主張東南亞作爲「無核自由區」（Nuclear Weapons-Free Zone, SEA-NWFZ），就表示它對核子裁軍具有堅定的承諾。[72]

參、 俄羅斯與印度尼西亞（印尼）

一、 前蘇聯與印尼迂迴曲折的邦交

俄羅斯與印尼的關係淵源已久，但雙方在過去時段似乎並無長期的密切合作。早在 1865 年，沙俄政府就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市設置俄羅斯駐印的第一個副領事館。[73] 在

---

[69] "Vladimir Putin to visit Malaysia", *Pravda Online News*, March 16, 2003, http://newsfromrussia.com/world/2003/08/04/49045.html; K.S. Nathan, "Malaysia and Russia: Strengthen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A Malaysia Perspective", p.25.

[70] Dmitry Vasiliev, "Russian Arms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Moscow Defense Brief 2005*, http://mdb.cast.ru/mdb/1-2005/at/russian_arms/?form=print, p.15.

[71] "Statemen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Russia-Malaysia Business Council", *Press Release*, http://www.malaysia.mid.ru/press/20030303_e.html.

[72] K.S. Nathan, "Malaysia and Russia: Strengthen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A Malaysia Perspective", pp.21-22.

[73] Vladimir Rakhmanin, "Soviet and Russian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1986-93) ", p.139.

蘇聯時代，印尼曾是蘇聯在東南亞區域備受關注國家之一；加上蘇維埃政府與印尼共產黨（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 PKI）有聯繫，印尼事實上是早期布爾什維克共和國（Bolshevik republic）第一個接觸的東南亞國家。在世界一次和二次大戰數年間，曾有好些印尼共產黨份子前往莫斯科參觀，並且還住下來。在 1945 年至 49 年的印尼與荷蘭獨立抗戰之中，蘇聯積極在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論壇上支持印尼民族獨立運動。到了赫魯雪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 Nikita Sergeevich Khrushchev）時代，蘇印雙邊關係變得較為密切。赫魯雪夫本身曾在 1960 年訪問印尼，而印尼國父蘇卡諾（Sukarno）總統則在 1956 年、1961 年及 1964 年三度訪問蘇聯。[74]

在 50 年到 60 年代初期，蘇印關係發展迅速，莫斯科當時提供雅加達大量的軍事以及經濟援助。[75] 蘇聯在這一時期成功向印尼擴張勢力，其重點是放在軍援策略上。蘇聯利用印尼當時正在展開的國內鎮壓叛軍和收復西伊里安（West Irian, 今稱 West Papua 西巴布亞）運動急需獲得新的軍事裝備，而西方國家又百般刁難的時機，乘虛而入。蘇聯當時提供更新及加強印尼海空軍和陸軍的大部分武器裝備，此舉急速拉近蘇印雙邊關係的距離。但是，好景不常，當印尼發生共產黨和陸軍所涉及的「1965 年政變」後，雖然事後證實此事件與蘇聯並無直接關係，通過政變上台的蘇哈托（Suharto）總統實施的反共政策結束了兩國的友好關係。[76] 1968 年 8 月 24 日，印尼學生因不滿蘇聯揮軍入侵捷克，而攻擊蘇聯駐印尼的領事館，導致雙方關係惡化。蘇聯停止對印尼的經援，並撤回技術人員。[77] 因此，在蘇聯於 1969 年開始試圖與部份東南亞和亞洲國家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Asia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以圍堵中共時，印尼就表示不感興趣。雖然印尼當時經常批評中共的行為，但它卻不想涉及到中蘇（共）敵對局勢裡。很顯然，印尼領袖基本上對蘇聯政府向來是持有戒心的。[78]

到了 1980 年代後，蘇聯轉而開始主動與印尼聯繫，期間有許多高官出訪印尼。雖然在 1982 年初期，印尼政府（隨馬國後）驅逐兩名涉嫌間諜罪的蘇聯官員出境，使雙方關係一度緊張。然而，這事件並沒有阻礙雙邊關係的發展。[79]特別是在 1985 年 3 月戈巴契夫接掌蘇共總書記執務後，在蘇聯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下，對第三世界自然不會忽視。蘇聯積極在東南亞活動，蘇聯外長謝瓦納澤（Эдуард Шеварднадзе; Eduard

---

[74] Michael C. Williams, "New Soviet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Reorientation and Change", *Asian Survey*, Vol.31, No.4 (Apr., 1991), p.371.
[75] Vladimir Rakhmanin, "Soviet and Russian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1986-93) ", p.139.
[76] Leo Suryadinata, "Indonesia-Russia Relations: The Jakarta Perspective", p29.
[77]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108。
[78] Leo Suryadinata, "Indonesia-Russia Relations: The Jakarta Perspective", p30.
[79] Leo Suryadinata, "Indonesia-Russia Relations: The Jakarta Perspective", p30.

Shevardnadze）在 1987 年正式訪問雅加達，蘇哈托總統接見謝瓦納澤。雙方討論兩國關係的發展狀況與前景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同時，雙方聲明希望擴大貿易，以加深互利的經濟合作，並強調指出，蘇哈托若正式訪問蘇聯，將有助於發展兩國關係。[80] 1989 年 5 月，印尼外長阿拉塔斯（Ali Alatas）訪問莫斯科，並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以擴展雙邊的貿易。兩國真正的突破性發展是，當蘇哈托在 1989 年 9 月正式出訪莫斯科。這是自 1965 年印尼政變 25 年來第一位訪問蘇聯的印尼總統。在蘇聯看來，這位鮮少出國訪問（特別是到共產國家）的總統緊接著戈巴契夫於同年的 5 月對北京進行歷史性訪問後，前往蘇聯參訪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因此，時至戈巴契夫執政初期以及蘇哈托執政晚期，蘇印雙邊關係又慢慢再度升溫。[81]

二、俄羅斯與印尼的友好夥伴關係

就蘇印悠久歷史觀之，兩國關係一直並無重大的發展。直至 20 世紀末，俄印才加快步伐大力發展雙邊關係，其中以俄羅斯較爲積極主動。印尼則在評估了發展與俄羅斯關係上的得益之後，才敞開懷抱與俄國展開實質的交往。當前兩國的關係主要建立在發展雙邊經貿以及加強軍事技術合作上。

（一）友好夥伴關係的建立

1997 年受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印尼也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在 1997 年下半年起，印尼經歷嚴重的政治、社會、經濟及金融動盪；社會動亂導致政治危機，最終迫使蘇哈托總統結束 32 年的統治，於 1998 年 5 月 1 日辭職下台。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ie）臨時繼任總統後辜負眾望，也被迫於 1999 年 10 月下台，瓦希德（Abdurraman Wahid, 又名古斯度爾 Gus Dur）當選新的總統。在瓦希德執政期間，由於政府治理能力不強以及內部問題，印尼比較注重內政多於外交，直至梅嘉娃蒂（Megawati Sukarnoputri）執政後，政治比較穩定，開始高度關切印尼的對外政策。[82]

2003 年 4 月 20 日，梅嘉娃蒂對俄羅斯進行 5 天的國事訪問，這是近 14 年來第一位訪問俄羅斯的印尼總統。而梅嘉娃蒂的父親就是印尼首任總統－蘇卡諾，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紀 50 年代，蘇卡諾統治下的印尼曾與蘇聯建立短暫的密月期。梅嘉娃蒂試

---

[80] 「戈爾巴喬夫當政以來蘇聯同亞太地區國家關係大事記（1987.1-12）」，*東南亞研究*，1989 年第 3 期，頁 98。

[81] Leo Suryadinata, “Indonesia-Russia Relations: The Jakarta Perspective”, p30-31; Michael C. Williams, “New Soviet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Reorientation and Change”, *Asian Survey*, p.373.

[82] Leo Suryadinata, “Indonesia-Russia Relations: The Jakarta Perspective”, p32.

圖利用這一歷史關係，進一步拓展印俄兩國關係與合作。訪問期間，梅嘉娃蒂與普丁就雙邊關係和國際問題舉行會晤；同時，俄羅斯與印尼簽署了多項協議文件及一則「俄羅斯與印尼 21 世紀友好夥伴關係框宣言」（the Declaration on the Framework of Friendly and Partnership Relations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83] 該宣言指出，「俄羅斯和印尼主張建立公正民主的國際關係體系，主張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決國際問題。雙方希望加強聯合國框架內的夥伴與合作關係，反對以任何形式干涉別國內政和以任何藉口破壞別國領土完整。兩國將在維護世界和平、打擊恐怖主義等問題上加強合作。」[84] 普丁當時表示，俄羅斯和印尼在加強雙方的政治、經貿、技術以及軍事技術合作有很大的潛力，這些都反映在兩國所簽署的政治宣言中。這個宣言確定了雙方未來關係的發展方向。事實上，梅嘉娃蒂當年訪俄的時間點很重要，那是發生在印尼公開譴責美國入侵伊拉克以及雅加達反美情緒高昂期間。[85] 因此，俄羅斯特別重視梅嘉娃蒂這次的歷史性訪問及其所蘊含的政治意義；該訪問成爲兩國關係發展最重要的轉折點，雙邊政治關係獲得改善。

時隔三年後，應普丁總統之邀請，印尼現任總統蘇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在 2006 年 11 月 29 日也步隨梅嘉娃蒂總統首次正式訪問俄羅斯。蘇西洛訪俄標誌著兩國持續加強合作。誠如俄羅斯駐印大使貝里（Mikhail M. Bely）所說，「因爲雙方有著許多共同點，印鷹正展翅飛向雙頭鷹的領空。」[86] 其實，在這訪問之前，蘇西洛曾與普丁有過兩次的會晤，即分別於 2004 年在智利（Chili）以及 2005 年在釜山（Bushan）所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非正式高峰會議後。所以去年是蘇西洛與普丁的第三次會面，而普丁也已欣然接受蘇西絡的邀請，將於今年的夏天出訪印尼。[87]

蘇西洛於 12 月 1 日與普丁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會談，當天兩國總統簽署了「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by H.E. Susilo B. Yudhoyono,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and H.E. Vladimir V. Putin,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該聲明表示雙方同意簽署多項雙邊合作協定，包括：開發及運用航太技術、兩國檢察機關的諒解

---

[83] Mikhail M. Belly, “Double-Headed Eagle and Garuda: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http://www.indonesia.mid.ru/relat_e_01.html.

[84]「印尼總統 14 年來首訪俄羅斯 宣佈加強雙邊合作」，*新華網*，2004 年 4 月 2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04/22/content_842921.htm。

[85] John Ward, “Indonesia makes a small but significant purchase in Moscow”, May 15, 2003, http://www.wsws.org/.

[86] Mikhail M. Belly, “Double-Headed Eagle and Garuda: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http://www.indonesia.mid.ru/relat_e_01.html.

[87] “Dialogue with Indonesian citizens in Moscow- It is good if we cooperate with Russia”, Nov. 30,2006, http://www.indonesia.go.id/.

備忘錄、原子能合作、軍事技術雙邊合作、旅游合作、外交及公務護照持有者短期訪問免簽証、投資保護貿易等一系列的文件。兩國領導人認爲雙方應當積極推動兩國在經貿以及高科技方面的合作，以追求兩國最大的利益。而有待發展的關鍵領域尚有：石油天然氣、電力產業、航空、航太、公共衛生、自然資源開發、自然災害預防與消除等。[88]

（二）核能及能源合作提上議程

2005 年，俄羅斯和印尼雙邊貿易額爲 5 億多美元，雙方同意在未來一兩年內將雙邊貿易額提升到 10 億美元。雖然目前雙邊貿易仍處於較低的水平，但仍有很大的發展潛力。2006 年 12 月 1 日，俄羅斯與印尼在俄國貿易中心舉行「俄羅斯－印尼商業論壇」，俄方的代表主要有工商會副主席彼得諾夫（Georgi Petrov）以及俄羅斯經貿部對外經濟局副局長帕哈莫夫（A.Pakhomov）；印方則有蘇西洛總統和工商會主席黑達艾達（Mohammad Hidaiata）以及數十位的印商代表。雙方同意採取積極措施，促進雙邊經貿合作的進一步發展。[89]

值得關切的是，兩國也將能源及核能合作提上了議事日程。雙方簽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協議，俄羅斯向印尼提議幫助該國建設第一座水上浮動核電站。俄羅斯的阿爾發集團（Alfa Group）亦宣佈將向印尼通訊產業投資 20 億美元的計畫。

此外，印尼還將與俄羅斯簽署協議，允許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和盧克石油公司（Lukoil）兩大俄國能源巨頭參與印尼加里曼丹省（Kalimantan）的油氣探勘計劃。這項安排，將確保俄國企業未來能獲得更多利潤豐厚的能源協議。在此之前，國際能源領域，向來是德士古（Texaco）、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優尼科（Unocal）和康菲（Conoco）等美國及其它西方企業的天下。2006 年 12 月 12 日，擁有薩哈林二號（Sakhalin2）項目 55%股權的荷蘭皇家殼牌（Royal Dutch Shell）宣佈同意將 30%股權轉讓給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薩哈林二號項目是俄羅斯最大的外國投資項目，石油和天然氣預計儲量分別爲 10 億桶和 5,000 億立方米。投入運營後，它將成爲世界上最大的油氣計劃之一。[90]

1. 軍事合作關係

---

[88] "Joint Statement by H.E. Susilo B. Yudhoyono,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and H.E. Vladimir V. Putin,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mbassy of the Russia Federation in Indonesia / Russian-Indonesian Relations, Dec.1, 2006, http://www.indonesia.mid.ru/relat_e_02.html.

[89] "The Russia-Indonesia business forum was held at the Russian World Trade Center in Moscow", *RF CCI News*, http://eng.tpprf.ru/ru/main/news/index.shtml.

[90] Bill Guerin, "Indonesia-Russia: Arms, atoms and oil", *Asia Times Online*, Dec.12, 2006, http://www.atimes.com/.

冷戰結束後，俄印政治關係逐漸正常化，意識型態不再是雙邊關係中的負面因素，雙方經貿關係也有良好的發展趨勢。當俄印雙方敵對意識消失，印尼正大力推行軍備現代化，俄羅斯需要出售大量軍備以彌補國內財政赤字之際，美國政府對印尼實施軍事制裁，導致俄羅斯借機向印尼推銷廉價的軍火。近年來，隨著 2002 年印尼外長哈桑維拉朱達（Hassan Wirajuda）、梅嘉娃蒂（2003 年）以及蘇西洛（2006 年）首度訪俄後，雙方軍事關係已有明顯的進展，且引起一些國家的關切。茲根據有關報導，綜述俄印軍事關係的幾個發展面向。

（1）雙邊軍事合作大致動向：

嚴格說來，俄羅斯與印尼的目前軍火交易並不稀奇。在 1950 年代，印尼的軍備幾乎全部是由蘇聯供應。只是在 1965 年，軍人出身的蘇哈托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印尼首任總統蘇卡諾，並獨攬大權。從此，印尼軍隊轉向西方國家購買武器。根據「紐約的軍火貿易資料中心」（the New York based Arms Trade Resource Center）的數據顯示，在 1980 年代中期，印尼依賴歐美國家供應其所需軍事裝備超過百分之九十。

然而，由於 1991 年印尼軍方鎮壓參與東帝汶（East Timor）獨立運動的群眾，美國以「印尼侵犯人權」爲由，凍結美印兩國的軍事訓練計劃。作爲世界最大的軍火供應商之一的俄羅斯趁機向印尼推銷武器。不幸的是，1997 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又使印尼國庫損失慘重，俄印雙方包含戰鬥機的軍火協議因而陷入停滯。1999 年，東帝汶舉行全民獨立公投後，印尼支持的軍事武裝部隊再次殺害無辜百姓，促使美國全面撤銷與印尼的軍事合作。[91]

2003 年，當印尼經濟開始復甦，俄羅斯重新啓動與印尼停擺已久的軍火談判，並在梅嘉娃蒂任內達成了一項總值 1 億 9 千 2 百萬美元的軍火交易。雖然美國已在 2005 年 11 月宣佈解除對印尼的武器禁運制裁，面對著華盛頓新的軍火協議的誘惑，印尼卻不爲所動。這主要是因爲印尼決定採取軍備來源多元化，並減少長期依賴美國供應武器，加上印方普遍對美方當年的武器制裁深表不滿，因此，這完全是美國 1991 年和 1999 年實施制裁的結果。[92] 正因爲如此，印尼近年一直與俄羅斯保持穩定的武器交易。

（2）軍事技術合作機制：

[91] Bill Guerin, “Indonesia-Russia: Arms, atoms and oil”, *Asia Times Online*, Dec.12, 2006, http://www.atimes.com/.

[92] Dmitry Vasiliev, “Russian Arms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Moscow Defense Brief 2005*, http://mdb.cast.ru/mdb/1-2005/at/russian_arms/?form=print, p.15.

2005 年 7 月份，俄羅斯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曾派遣 3 位高級官員前往印尼商討成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的相關事宜。據稱，該委員會的建立有助於協調俄印之間的軍火交易過程，印尼買家可直接與軍火製造商進行合作，進而降低雙方交易的成本。同年 9 月，俄印在莫斯科舉行「俄印尼政府間軍事合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印尼代表團由國防部瓦基梅納中將（Major General Pieter L.D. Wattimena）率領，俄方代表團團長則是俄聯邦軍事技術合作局副局長亞歷山大·丹尼斯。[93]

另外，如前所述，蘇西洛去年訪問俄羅斯與普京簽署了多項雙邊協定，在雙方所簽署的文件中，涉及範圍頗廣，其中又以一項旨在落實俄印在 2006 年至 2010 年間軍事技術合作計劃最爲重要。這計劃一旦被付諸實施的話，勢必會打破目前東南亞區域的戰略平衡。

（3）軍事技術裝備的銷售：

爲了增加國庫收入，俄羅斯一直以來積極向國外銷售武器和軍事裝備。近年來俄羅斯正在積極尋求開拓新的武器出口市場，其中包括東南亞和南美洲等地區。最近俄羅斯認爲馬來西亞、越南及印尼等東南亞地區的武器市場非常有前景，因而正努力推廣雙邊的軍火貿易。

2003 年 4 月 26 日，俄印雙方議定，由俄羅斯售予印尼蘇凱-27 以及蘇凱-30 戰機各兩架，並打算未來會額外添購總共 44 架蘇凱戰機。按照協定，印尼僅需用現金預付部份的交易金額，其餘的將根據抵償貿易（counter trade）來結算，印尼將以橡膠、茶葉、咖啡、和棕油產品來償還剩餘的債款。[94]

去年蘇西洛遠赴俄國拜訪普丁，成功擴大雙方的軍火交易規模，以發展資金短缺的印尼國防工業。俄羅斯決定爲印尼提供 10 億美元的貸款，以資助印尼購買其武器。在未來的 3 年中，印尼將利用這筆貸款部份金額爲海軍購置數架蘇凱-27 戰機、蘇凱-30 戰鬥機、潛艇、水陸兩棲坦克和防空飛彈。而剩餘的貸款將會用在進行改裝印尼老舊的蘇式武器裝備。[95] 據了解，這是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第一次向軍火買主提供這麼大量金額貸款，這標誌著俄羅斯十分重視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性以及印尼在該區的地位。[96]

---

[93] "Indonesia and Russia agree to establish military technical cooperation commission", *Official Website of Radio Republic Indonesia*, Sept. 27, 2005, http://rri-online.com/.

[94] John Ward, "Indonesia makes a small but significant purchase in Moscow", May 15, 2003, http://www.wsws.org/.

[95] 白樺，「俄羅斯向印尼提供貸款供購其武器」，*美國之音網*，2006 年 12 月 1 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6-12/w2006-12-01-voa50.cfm。

[96]「俄羅斯突出東南亞戰略 普京稱與印尼軍事合作潛力大」，*星島環球網*，2006 年 12 月 4 日，http://www.singtaonet.com:82/glb_military/t20061204_409089.html

除了武器貿易外，兩國將繼續在宇宙科學、開發及運用航太技術等方面開展合作。其合作重點包括共同實施「空中發射」計劃（Air Launch project）以及俄羅斯爲印尼栽培首位宇航員。俄印兩國計劃在印尼的西巴布亞島（West Papua）北海沿岸的比克島（Biak Island）建設一座國際商業衛星發射基地，預計將於今年 6 月普丁訪印尼時達成合作協定。[97]

根據軍事專家的分析以及筆者觀察，俄印軍事合作關係有下列幾個意義及特徵：

首先，軍備問題專家皮亞圖什金 (A.A. Пятушкин; Pyatushkin)分析說，俄羅斯按照兩個因素來選擇其軍火交易夥伴。第一因素是視合作夥伴將爲俄羅斯國家安全帶來何種影響，其影響層面分爲正面、中性以及負面三種。第二個因素是看合作夥伴的付款能力。與中國相比，印尼不太會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帶來威脅，但印尼的付款能力仍有問題，所以俄羅斯最近這次決定向印尼提供大筆貸款，其背後應蘊藏重要的政治目標。

其次，軍備問題專家采崗諾夫 (Чакаров; Chakarov)分析說，除了看好印尼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武器市場，俄羅斯同時也試圖滲透勢力到該區域。他認爲俄羅斯當局目前有一共識，就是向印尼銷售武器以提高俄羅斯的軍事政治潛力，從而加強俄羅斯在東南亞，甚至於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形成一種美俄制衡的局勢。[98]

第三，莫斯科政治分析家也認爲，由於鄰近的中國經濟日益增強，俄羅斯備受壓力，爲此特別與中國周邊國家加強政治和軍事合作，試圖在必要時能夠遏制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印尼在俄國這重新部署的戰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鑒於印尼與中國的歷史恩怨，印尼也同樣對中國存有顧慮，因此兩國在這方面會有共同的語言。[99]

最後，爲了擺脫對中國和印度武器出口的依賴，俄羅斯近年來積極尋求開發新的武器銷售市場。美國一直是東南亞最大的軍火供應商，但近年來，東南亞國家紛紛以反恐名義，提高軍費預算，購置新式武器，導致該地區出現了巨大的軍火市場。俄羅斯不甘落後，採取各種手段積極開拓東南亞的軍火市場。除了與馬來西亞及越南有軍火交易外，曾受美國軍事制裁的印尼，也把俄羅斯作爲主要的軍事貿易對象國。由於俄國武器價格低廉以及性能可靠，印尼選擇了購置俄羅斯的武器。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印尼軍方擔心仍存有美國對印尼實施制裁和武器禁運的可能性。爲了擺脫美國的

---

[97] "Russia, Indonesia to Build Rocket-Launching Pad on Remote Island", *Mosnews*, Feb. 14, 2006, http://www.mosnews.com/.

[98] 白樺，「俄羅斯向印尼提供貸款供購其武器」，*美國之音網*，2006 年 12 月 1 日。

[99] 白樺，「印尼總統梅加瓦蒂訪問俄羅斯」，*美國之音網*，2003 年 4 月 21 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3-04/a-2003-04-21-29-1.cfm。

束縛，印尼決定與俄國進行軍火交易，並進一步加強與俄羅斯軍事合作關係。因此，兩國軍事合作關係有互補性。

總而言之，進入 21 世紀，俄羅斯與印尼關係從恢復、發展而進入一個「友好夥伴」的新階段。梅嘉娃蒂訪問莫斯科後，雙方關係的基本準則已經確立。儘管目前兩國的某些雙邊協議仍處於談判階段，可以肯定的是，俄羅斯正借助與印尼建立更爲緊密的戰略和經貿關係，積極在東南亞地區重塑其本身冷戰後的大國形象。當這些軍備、能源和經貿協議實施後，俄印之間的新興關係恐怕會對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和經濟平衡造成巨大的衝擊。因此，美國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對印俄軍事關係的關切與干涉，不是沒有原因的。

第二節 俄羅斯與美國盟國關係

壹、 俄羅斯與新加坡

一、前蘇聯與新加坡雙邊歷史關係

蘇聯與新加坡的雙邊關係事實上在 19 世紀末就已發生。早在 1850 年代以前，沙俄政府便將新加坡作爲往返 Odessa 與東方國家間的商船煤礦補給及貨物轉運站。1869 年，蘇伊士運河開通後，沙俄政府更加重視這個作爲東西方貿易中心的重要戰略地。在 1890 年，沙俄委派維瓦謝夫（Артемий Макарович Выводцев; Artemiy Makarovich Vyvodtsev）任職第一任駐新領事長。1891 年，當維瓦謝夫替尼古拉二世（ Николай II –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 Nicholas II）安排訪問新加坡之時，也期盼能促進俄羅斯在貿易和船運方面的經濟利益。[100]

二次大戰以前，新加坡爲英國直接統治的殖民地，遲至 1959 年才獲得有限自治權。1963 年加入「馬來西亞聯邦」（Malaysia Federation），但不久新加坡退出該聯邦，在 1965 年 8 月 9 日宣佈獨立成爲新的共和國。爲了遊說蘇聯支持「馬來西亞聯邦」的成立，新加坡第一任總理李光耀（Lee Kuan Yew）早在 1962 年建國前就出訪莫斯科。隨即在新國獨立後，新加坡的副總理杜進才（Toh Chin Chye）於 1965 年 11 月首度正式訪問蘇聯。經杜進才訪蘇後，兩國在 1966 年 4 月簽訂了第一個貿易協定；並於 1968 年 6 月 1 日宣佈「加強維護雙邊密切友好關係」的共同宣言，蘇聯與新加坡

[100] Karen A. Snow, “Russia Commercial Shipping and Singapore, 1905-1916”,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Vol.29, No.1 (March 1998), p.44.

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隨後，雙方開始互派使節，1969 年 1 月，蘇聯委派沙弗諾維奇（Илья И. Сафронович; Ilya I. Safronovich）出任第一任蘇維埃駐新大使。新加坡則於 1971 年 7 月任命拉曼（P.S. Raman）爲新駐蘇聯的第一任大使。[101]

自兩國建交後，新加坡與蘇聯維持務實的經貿合作，並成立數家合資企業。1968 年 2 月，「新加坡－蘇維埃私營航運有限公司」（Singapore-Soviet Shipping Company Pte. Limited, SOSIAC）成立，爲兩國的第一家合資企業。[102] 除此之外，新加坡還允許「莫斯科人民銀行」（Moscow Narodny Bank）在該國設立分行；爲蘇維埃提供船舶維修服務；同時並准許其航空公司（Aeroflot）飛往新國。[103]

由於意識型態因素，新加坡對蘇聯的外交擴張懷有戒心；但基於經濟利益和外交均衡的戰略，新加坡卻又希望蘇聯勢力介入東南亞地區。自 1965 年獨立以來，儘管新加坡懷疑蘇聯在東南亞活動的動機，但李光耀在其多元權力平衡體系的架構內，並不排除引進蘇聯的力量，希望藉強權國家間的制橫以扼阻單一強權霸權獨霸東南亞的局面出現。[104]所以，新加坡認定蘇聯在東南亞可以扮演權力平衡的角色。但是，隨著 1978 年蘇聯與越南簽訂「蘇越友好合作條約」，蘇聯在金蘭灣建立海軍基地，以及蘇聯支援越南侵佔柬埔寨等事件陸續發生後，新加坡政府對蘇聯的態度大爲改觀，開始加強心理戒備並認爲蘇聯對東南亞區域安全構成重大威脅。[105] 舉例而言，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於 1982 年在接受美國雜誌訪問時，即坦率指出，蘇聯與越南的相互勾結，乃是造成當前東南亞動亂的主要禍根。[106]

20 世紀 80 年代末，在戈巴契夫「新思維」外交指導原則下，蘇聯開始調整其對東南亞的政策。蘇聯試圖避開政治層面的糾紛，通過締結雙邊的經濟文化協議，以改善東協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基於經濟考慮因素，蘇維埃部長會議主席里茲科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жков; Nikolai Ivanovich Ryzhkov ）於 1990 年初正式訪問新加坡和泰國等東協國家。[107] 在新加坡方面來說，在 1989 年，爲了配合「經濟外交」新

---

[101] Mark Hong, "Russia-Singapore Relations: Thirty-seven Years of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in Gennady Chufrin, Mark Hong & Teo Kah Beng , *ASEAN – Russia Relations*, (ISEAS Publications: Singapore, 2006), p.65.
[102] Mark Hong, "Russia-Singapore Relations: Thirty-seven Years of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p.67.
[103] Mark Hong, "Russia-Singapore Relations: Thirty-seven Years of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p.66.
[104]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172。
[105] 魏煒，「論新加坡現實主義外交的特點」，*歷史教學問題*，2000 年第 5 期，頁 49；Mark Hong, "Russia-Singapore Relations: Thirty-seven Years of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p.66.
[106] "Don't let the Soviets Dominate Southeast Asia", *US News & World Report*, February 8, 1982, p.37.
[107] Gennady Chufrin, "The USSR and Asia-Pacific in 1990", p20.

政策，加上柬埔寨衝突事件的終止以及冷戰瀕臨結束，新加坡亦宣稱願與中國和蘇聯兩個共產國家擴展經濟關係。1990 年 9 月，新加坡總裡李光耀正式訪問蘇聯。[108]

二、俄羅斯與新加坡雙邊關係的發展

（一）冷戰後的雙邊經貿投資合作關係

蘇聯解體伊始，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偏重於西方，但自 1993 年開始調整其對外戰略，推行既重視西方又面向東方的「雙頭鷹」政策。爲了維護其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俄羅斯開始改變其與亞太國家經濟合作滯後的局面，擴大對外開放，展開雙邊和多邊經貿合作及邊境貿易，並主動參加亞太區域的各類經濟合作組織。

在俄羅斯的亞太戰略中，東南亞國家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除了積極與傳統盟國恢復關係，俄羅斯也開始與其他的東協國家發展關係。因此，俄羅斯與東協國家良好關係的發展，爲冷戰後俄新關係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在冷戰時代，儘管貿易合作是蘇新雙邊關係的焦點，但是由於政治上的衝突，雙方無法全面發展經濟關係，雙邊貿易額的增長率也很緩慢。不過，隨著俄羅斯推動自由市場經濟，加上經濟環境逐漸擺脫 1998 年 8 月金融危機所帶來的陰霾後，俄羅斯與新加坡的經貿合作便大爲提昇。

近年來，俄新兩國政經領袖互訪頻繁，除了加強雙邊政治、外交關係外，俄羅斯特別重視與新加坡的經貿往來。新加坡這 40 年來的發展成就非凡，俄羅斯希望借鑒新加坡發展經驗，吸引外資和培訓人力資源的策略等等，來充分發揮其經濟發展潛能。

另一方面，在普丁強權統治下，俄羅斯政治局勢穩定，經濟也呈現正面且令人鼓舞的榮景。實際上，自從 2000 年以來，俄羅斯國內生產毛額（GDP）每年平均增長 7 %，而每年國民平均收入也增長將近 29%。[109] 不少外商和投資者都看好俄羅斯的投資機會和潛能。對新加坡而言，俄羅斯自然資源豐富、科技發達、市場潛力大，加上俄新雙邊具有高度的經濟互補性，新國投資貿易商若能謹慎規劃，且能克服當地氣候文化和語言困難等，將來不難從俄羅斯挖掘無數商機。這種經濟互惠的利益實爲雙方維持長達 39 年關係的根基。

---

[108] Mark Hong, “Russia-Singapore Relations: Thirty-seven Years of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p.66.
[109] “Engaging Russia reaches all time high”, *IE Singapore Press Release*, March 6, 2007, http://www.iesingapore.gov.sg.

1. 雙邊貿易數量

表 1、1996 年至 2005 年俄羅斯與新加坡雙邊貿易

（單位 百萬美元）

	貿易總額	俄羅斯出口額	俄羅斯進口額	貿易差額
1996 年	798.7	570.4	228.3	342.1
1997 年	410.5	208.5	202.0	6.5
1998 年	163.6	58.1	105.5	-47.4
1999 年	239.8	198.3	41.5	156.8
2000 年	520.5	477.0	43.5	433.5
2001 年	683.8	574.5	109.3	465.2
2002 年	610.2	521.8	88.4	433.4
2003 年	248.0	158.2	89.8	68.4
2004 年	469.5	114.3	355.2	-240.9
2005 年	600.8	150.1	450.7	-300.6

說明：1. 1996 年至 2003 年的統計取自資料來源（1）。

2. 後兩年的數據，筆者根據網站（2）的資料自行統計及整理。

資料來源：

（1）Gennady Chufrin, Mark Hong & Teo Kah Beng, *ASEAN – Russia Relations*(Singapore: ISEAS Publications), 2006, p.80.

（2）俄羅斯聯邦海關委員會，網址：http://www.customs.ru。

根據「俄羅斯聯邦海關委員會」（the Federal Customs Service, FCS）統計（參見表 1），雙邊貿易量曾一度因 1998 年金融危機而下滑，但是隨著俄國經濟復甦，俄新雙邊貿易額在 1999 年開始回升。新加坡出口至俄羅斯的貿易額從 1999 年的 4 千 1 百萬美元，躍升爲 2005 年的 4 億 5 千萬美元。

「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Singapore，以下簡稱企發局）的資料顯示，2006 年兩國貿易總值達 18 億 9 仟萬新元（約 12 億 5 千萬美元），創歷史新高，比上年增長了 43.3%。俄羅斯在 2005 年是新加坡第 38 大貿易夥伴，目前已晉升爲新加坡第 33 大貿易夥伴。2006 年，俄羅斯爲新加坡全球貨品第 30 大供應國，其出口至新國的主要產品有石油精鍊產品、非金屬、鋼鐵、鎳和橡膠。同時，俄羅斯是新加坡的第 43 大出口市場國，佔俄羅斯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維持在 0.17% 的水平。新加坡向俄國出口的產品主要包括電信器材、電腦、相關配備和咖啡等。2006 年，新加坡從俄羅斯進口的貿易額增長了 70.6%，對俄羅斯的貿易出口額則增長 14%。[110]

[110] "Engaging Russia reaches all time high", *IE Singapore Press Release*, March 6, 2007, http://www.iesingapore.gov.sg/.

2. 雙邊經貿投資合作歷程

（1）商務代表團的往來

在 1998 年的盧布危機以後，新加坡企發局於 2000 年 5 月初次率領商業考察團參訪俄羅斯。2002 年 9 月，新加坡外長賈古瑪（Shunmugam Jayakumar）訪問俄羅斯。與此同時，新加坡企發局也於 9 月的 7 日到 14 日，二度派遣貿易代表團訪俄，以尋求更多新興市場機會，並從中收集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產業的最新政策及扼要計劃。[111]

2004 年，「俄羅斯中小企業公會」(All-Russian Public Organiz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OPORA Russia) 會長鮑里索夫 (Sergey Borisov) 率領各個不同行業和來自俄羅斯各省份的貿易代表團到新加坡進行考察，旨在以新加坡經驗爲借鑑，希望在俄羅斯設立「企業培育中心」，同時並與「新加坡商業聯盟」 (the Singapore Business Federation, SBF) 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以加強兩國貿易商的合作及往來。[112]

2004 年 4 月 11 日，新加坡前任貿工部長楊榮文率領一商業代表團訪問俄羅斯，其目的除了擴展新俄商機和探討經貿關係外，企發局同時亦將與聖彼得堡的「亞太合作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加強新加坡與聖彼得堡的商業聯繫，爲兩地公司在開拓俄新市場時，提供支援。訪問期間，俄羅斯的財務和法律專家向該團介紹了俄羅斯的經濟和投資環境，深入討論電子和房地產發展業的情況，此外，俄羅斯主要的汽車製造商 Ruspromavto 公司，也將與代表團討論汽車業的發展，該團也將與在俄羅斯的新加坡商家交流經驗。[113]

2005 年 9 月 18 至 25 日，「新加坡商業聯盟」、企發局和「新加坡製造商聯合會」（Singapore Manufacturers' Federation）率隊到莫斯科及聖彼得堡進行考察，以探索當地的飲食以及房地產業。。[114]

根據新加坡貿工部發表的文告指出，在過去半年來，新加坡舉辦了 2 次出訪俄羅斯的部長級訪問，和 3 次工作性質訪問，並舉辦 3 個量身定做的培訓課程，與俄羅斯經濟特區的約 100 個高級官員分享經驗。[115]

---

[111] "Walking up in Russia to the aroma of Singapore's prata- IE Singapore leads maritime services, food, oil and gas mission to Russia in conjunction with visit by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IE Singapore Press Release, Sep. 6, 2002, http://www.iesingapore.gov.sg/.

[112]「借鑒新加坡經驗 俄羅斯要設「企業培育中心」」，*中國駐新大使館經濟商務處*，2004 年 10 月 18 日 http://sg.mofcom.gov.cn/aarticle/zhengt/200410/20041000292132.html 。

[113] "Singapore to send business delegation to Russia", April 11,2004, http://www.singapore-russia.org/diplomacy.htm；「新加坡力圖擴展與俄羅斯之雙邊經貿關係」，台灣國際貿易局經貿資訊網，2004 年 4 月 30 日，http://ekm92.trade.gov.tw/。

[114] "SBF leads Business Mission to Russia Republic", *SBF Pressroom*, September 15, 2005, http//www.sbf.org.sg/.

[115] "Mr. Lim Hng Kiang at the Russia-Singapore Business Forum", Newsroom of Ministry of Trade & Industry, March 6, 2007, http://app.mti.gov.sg/.

（2）俄新商務論壇及國際研討會

在過去一年來，俄新兩國定期於新加坡舉辦商業論壇和國際商業研討會，以加強雙邊經貿聯繫及探索商機。2006 年 3 月 20 日，企發局及俄羅斯主要投資集團（Troika Dialog Group）共同主辦「第一屆俄羅斯－新加坡商務論壇」（Russia-Singapore Business Forum, RSBF）。企發局並於該年的 5 月以前在莫斯科正式設立辦事處，以協助新加坡公司在俄羅斯尋找合適的合作夥伴。[116]

「第二屆俄羅斯—新加坡商務論壇」於 2007 年 3 月 6 日在新加坡如期舉行，共有將近 500 名官員和商家出席，其中來自俄羅斯的代表有 230 人左右。與此同時，新加坡現任貿工部長林勳強以及俄羅斯經濟發展暨貿易部長格列夫 (Герман Оскарович Греф; Herman Oskarovich Gref)也聯合主持了「俄羅斯—新加坡聯合指導委員會」（the Joint Steering Committee between Singapore and Russia）的第二次會議。

在這場冠蓋雲集的商業論壇上，林勳強和格列夫見證了「俄羅斯商業培育中心」（the Russain Business Incubator, RBI）開幕，以及與俄羅斯公司 VNITEP 簽署一份促銷俄羅斯鐳射切割技術的合作議定書的儀式。林勳強表示歡迎俄羅斯更多跨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到來，在新國設立亞洲區域的總部，將新加坡作爲個別企業的生產、貿易、金融、商業或投資管理中心。

格列夫則對新聞媒體透露，在 2006 年舉行的「第一屆俄新商務論壇」上，俄新兩國確立了在未來兩三年內將雙邊貿易額提高至 10 億美元的任務，這項任務僅在一年之內就超額完成。因此，俄羅斯重新制定了一項在 2015 年前將俄新雙邊貿易額至少提高到 50 億美元的任務。他相信，隨著俄新經貿關係不斷的發展，這目標一定能夠實現。[117]

兩國商家和官員利用論壇及研討會，向新加坡本地公司提供它們在俄羅斯經商的經驗以及介紹當地的商機，同時也提供俄羅斯公司一個自我推介的機會，借機尋找新加坡夥伴或利用新加坡爲基地，擴充亞洲及更大地區的業務。

（3）合資企業發展和潛在的投資領域

21 世紀初期，俄新雙邊貿易有所成長，主因是前「新加坡生產力與標準局」（the Singapore Productivity and Standards Board, PSB）和「俄羅斯聯邦標準、計量和認證委員會」（State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Metrology

[116] "Full-fledged office in Moscow by May 06, said IE Singapore", *IE Singapore Press Release*, March 20, 2006, http://www.iesingapore.gov.sg/.
[117] Nande Khin, "Russia aiming to boost bilateral trade to US$5b", *The Business Time*, http://www.iesingapore.gov.sg/.

and Certification, Gosstandart of Russia）在 1993 年簽訂的備忘錄成功實施所致。據稱，雙方有超過 100 家公司受惠於這項經濟協定。1998 年，俄新兩國再度簽署這項涵蓋 5 年的備忘錄，旨在進一步開闢雙方的新興合作領域，並交換技術資訊等專業知識，以及執行兩國共同的投資專案。[118]

如前所述，俄新兩國第一家合資企業早在 1968 年 2 月就已設立完成。俄新合資企業如今已增長無數，其合作領域更是包羅萬象，從一般的電子消費產品、輪胎生產、木材業、旅遊業、食品業，甚至是深海漁業以及石油勘查等，應有盡有。根據企發局統計，目前約有 30 家新加坡公司在俄羅斯設有合資業務。這些商家主要有 Acma 集團，Thakral 德加拉集團，Swissotel Raffles Holdings 瑞士萊佛士企業，Upasana 餐飲公司，百勝電子公司，International Bearing 和 Kwang Sia 精密電子工程公司。在新加坡註冊的俄羅斯公司則有 137 家，其中包括盧克石油公司（Lukoil）、Amtel 投資控股公司、莫斯科人民銀行及 Agrosin 化肥廠等著名合資公司。目前在新加坡工作和居留的俄羅斯人約有 600 位。[119]

企發局指出，新加坡投資者對俄羅斯的房地產開發、基礎設施服務、餐飲、消費電子品、汽車元件行業、資訊科技和智慧財產保護等方面，都有濃厚的投資興趣。據悉，數家新加坡公司去年又在俄國爭取到新合約及專案。譬如說：樟宜機場國際公司（Changi Airport International）已與俄羅斯國際機場組成合資公司，負責管理和經營莫斯科的雪烈梅耶夫國際機場（Sheremetyevo International Airport）第一航廈。而第二航廈的合資工程也正在洽談中。另一新加坡國營控股公司淡馬錫（Temasek）與俄羅斯投資銀行 Troika Dialog 集團合資設立了一個價值 1 億 5 仟萬美元的私人投資基金，投資於俄國處於蓬勃發展的零售、消費品和物流等事業。至於新加坡雅詩閣集團（the Ascott Group ）與俄羅斯 Amtel 投資控股公司設立總值 1 億美元的基金，在莫斯科與聖彼得堡共同收購和發展物業，並計劃於 2010 年前在俄羅斯推出個 1000 個服務式住宅單位。[120]

俄新兩國今年在「第二屆俄新商務論壇」上，宣稱加強雙邊經貿的多層次合作，雙邊的科技研發與旅遊業是其兩個首要領域。雙方也重申有決心要落實一項雙邊科技協定以及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

[118] "Exporting to Russia made easier", April 1, 1998, http://www.spring.gov.sg/newsarchive/news/releases/98_04_01.html.

[119] Mark Hong, "Russia-Singapore Relations: Thirty-seven Years of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p.67; "Engaging Russia reaches all time high", March 6, 2007, http://www.iesingapore.gov.sg/.

[120] "Welcome Address by Ms Euleen Goh, Chairman, IE Singapore at the Russia-Singapore Business Forum, 6 March 2007, Shangri-La Hotel Singapore", http:// www.iesingapore.gov.sg/; "Ascott MOU with Amtel is latest in the list of recent successes", February 7, 2007, http:// www.iesingapore.gov.sg/.

就科技企業合作而言，由於俄羅斯創新科技，並栽培過許多諾貝爾獎得主，因此新加坡希望能夠加強與俄國的科技研發合作，並通過在新加坡設立的「俄羅斯商業孵化中心」，吸引更多俄羅斯科學家和科技企業到新加坡去發展。

雙邊旅遊合作方面，前蘇聯和新加坡在 1969 年就已簽定「航空服務協定」（Air Services Agreement）。而在去年 3 月 1 日，新加坡航空公司終於成功開闢一條經由杜拜（Dubai）飛往莫斯科的航線。其目的除了促進俄新及周邊地區的旅遊和貿易往來，並爲東南亞、西南太平洋和其他重要市場提供溝通的橋樑。[121] 去年，到訪新加坡的俄羅斯旅客有 3 萬 8 千人，比前年增加 44%。爲了進一步開發俄羅斯的旅遊客源市場，新加坡國家旅遊局已決定在近期內於莫斯科開設旅遊辦事處，積極吸引來自俄羅斯的旅客。在去年 9 月，新加坡旅遊局在莫斯科舉辦了第一屆新加坡醫學研討會。目前到新加坡的俄國旅客多半是從事休閒及商務的旅客。爲了吸引俄羅斯病人到新國進行中醫治療，新加坡國家旅遊局去年與 Uniglobal Holidays 旅遊公司，以及醫療團到莫斯科舉行旅遊展覽，並大力推廣新加坡傳統中醫的醫療旅遊。[122]

在能源合作方面，林勳強表示，他們正在研究未來從俄羅斯進口液化天然氣的可能性。新加坡還希望俄國能源財團能以新加坡爲基地投資開發東南亞地區的油氣資源。[123]據媒體報道，新加坡銀波能源集團（Silver Wave Energy）和俄羅斯銀波衛星（Silver Wave Sputnik）石油公司與緬甸國營石油及天然氣公司（Myanmar Oil and Gas Enterprise, MOGE）於今年三月簽署了一項有關在緬甸西北部地區聯合開採內陸油氣的協議。[124]

除此之外，俄羅斯的金融業正在發展，仍需要許多外國投資。像新加坡知識產權保護、醫療保健和教育等的經驗和知識，也都同樣值得俄羅斯借鑑。最後，俄新兩國在交通、通訊和航空領域的合作前景，也被各方看好。

3. 經濟特區及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推動

雖然俄羅斯從 20 世紀 80 年代就開始醞釀設立經濟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或指自由經濟區），但由於俄國政局長期不穩、資金短缺，法規不健全等因素，使得其經濟特區發展緩慢。隨著能源價格不斷攀升，俄羅斯近年來的經濟迅速成

[121] "Singapore Airlines launches flights to Moscow", March 1, 2006, http://www.asiatraveltips.com/.
[122] "Mr. Lim Hng Kiang at the Russia-Singapore Business Forum", http://app.mti.gov.sg/; "Russian Medical Tourists are off to Singapor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ugust 1, 2006, http://www.medical-tourist-alert.com/.
[123] Rosbusiness Consulting, "Russia may supply gas to Singapore", August 15, 2006, http://www.rbcnews.com/free/20060815155500.shtml.
[124] "Singaporean companies sign oil exploration deal with Myanmar"，*The Start Online*, March 18, 2007，http://www.thestar.com.my/.

長，俄國當局開始擔心經濟結構過於單一化，爲此俄政府已計劃在未來的幾年內尋找取代能源的經濟來源。

2006 年 1 月 1 日，俄政府開始執行其「俄羅斯聯邦經濟特區法」修正案。在普丁的直接干預下，俄羅斯經濟特區的建設和發展再度成爲國內眾多企業關注的焦點，並希望經濟特區能成爲推動俄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工具。在這種背景因素之下，俄國政府決定在全國成立數十個經濟特區，標誌著俄羅斯進入新一輪的經濟特區建設階段。

由於新加坡經濟自上個世紀 60、70 年代因經濟特區成功設立而起飛，俄羅斯經濟官員因而希望能積極採用新加坡經驗以便建立本國的經濟特區，爲此，格列夫連同俄羅斯經濟特區管理局局長日旦諾夫（Ю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Жданов; Yury Nikolaevich Zhdanov）等人專程前往新加坡取經。他們還特地拜訪了內閣資政李光耀，向他討教經濟特區建立的經驗。[125]

據新國官員指出，經過李光耀在 2005 年 10 月再度正式訪問俄羅斯後，兩國的經貿關係發展變得更爲迅速。當時，新加坡政府首次表示願意與俄羅斯合作和分享經驗，參與俄國的經濟特區發展計劃。翌年 8 月 15 日，俄新雙邊貿易部長便成功簽署一項「俄新經濟特區合作諒解備忘錄」（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between Russia and Singapore）。根據該項協定，新加坡將爲俄羅斯經濟特區的發展提供諮詢服務，包括協助俄羅斯培訓管理人材和相應的官員，幫助俄羅斯發展位於西伯利亞的托姆斯克市（Tomsk）和韃靼斯坦共和國的葉拉布加市(Elabuga) 的兩個特區。此外，爲加強自由經濟區的管理，兩國還成立了由兩國部長共同領導的管委會，監督建立該區的執行情況，並推廣雙邊的合作方向。俄國經濟特區目前擬訂包含工業生產、技術推廣和旅遊休閒 3 種類型，未來不排除新加坡工商界直接參與該區的經營管理以及直接投資的可能性。[126] 這份備忘錄的簽署標誌著俄新雙邊關係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然而，上述兩個經濟特區將如何建立和發展、是否會給特區內的投資人稅收優惠等政策至今尚不明確。俄羅斯公報社論指出，俄政府目前決定建立經濟特區，唯恐冒著財產資金流向不明的風險。[127]

---

[125] 白樺，「新加坡幫助俄羅斯建立特別經濟區」，*美國之音網*，2006 年 8 月 18 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6-08/w2006-08-18-voa4.cfm。

[126] “Singapore to help Russia set up Special Economic Zones”, *Russoft news*, August 20, 2006, http://www.russoft.org/.

[127] 白樺，「新加坡幫助俄羅斯建立特別經濟區」，*美國之音網*，2006 年 8 月 18 日。

另一方面，在世貿組織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舉步不前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近年來取得很大的進展，並漸漸形成一種潮流。在 20 世紀 90 年代末，新加坡開始調整其對外經貿發展戰略，重視與他國進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後，爲了實施降低成本和增加國際競爭力，新加坡政府便積極展開與鄰國商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工作。至今，新加坡已與紐西蘭、日本、歐洲自由貿易協會、澳洲、美國、南韓及印度等國正式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近一兩年，新加坡也已展開與俄羅斯協商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區的可能性。新加坡是東南亞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也是世界主要金融、航運和對外貿易中心。如果俄羅斯－新加坡自由貿易區能成功落實，俄羅斯便可以通過新加坡這窗口通往東南亞市場。新加坡則可通過俄羅斯向中亞國家擴展其經貿聯繫。屆時，俄羅斯還可以經由新加坡原有的雙邊自由貿易區聯繫網絡，進軍一個遠及東南亞區域外的廣大市場。[128] 例如，在新加坡設立業務的公司，可從新加坡與美國、日本和中東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獲得優惠待遇。因此，愈來愈多的俄羅斯公司以新加坡做爲進軍亞洲的跳板。俄羅斯目前四分之三的貿易在歐洲，該國希望與快速增長的亞洲市場有更多的經貿聯繫，如此便能建立起一個廣闊無邊的國際經貿合作網絡。

與此同時，東協正與其主要對話夥伴，如中、印、韓、澳紐等國進行雙邊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俄羅斯同樣也是東協的重要對話夥伴，爲了深化其與東協諸國的經濟和戰略關係，將打算與東協進行相關的雙邊貿易區的談判。因此，俄新雙邊的自由貿易區，最終或許能夠變爲俄羅斯－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典範。[129]

近年來，俄新雙方一直致力於擴大雙邊貿易規劃，推動相互經貿和技術合作。俄羅斯建立以吸引外資、發展加工工業和高科技產業爲目的的經濟特區，無疑爲雙方投資和經濟技術合作的全面發展創造了新的契機，也爲日益升溫的俄新兩國關係提供一個重要的平臺。

（二）冷戰後雙邊國防安全的交流

近年來，俄新兩國除了建立經貿代表團定期磋商機制外，雙方在國防安全、軍事戰略方面的交流也有初步的發展。

---

[128] Rahul Sen, “Rationale for a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Russia and Singapore and Russia-ASEAN”, in Gennady Chufrin, Mark Hong & Teo Kah Beng, *ASEAN – Russia Relations*, (Singapore: ISEAS Publications, 2006), p.74.

[129] Rahul Sen, “Rationale for a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Russia and Singapore and Russia-ASEAN”, p74.

2006 年 9 月 25 至 30 日，應俄羅斯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伊凡諾夫（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 Иванов；Sergey Borisovich Ivanov）的邀請，新加坡國防部長張志賢對俄羅斯進行了為期 6 天的訪問，這是新加坡國防部長首度正式訪問俄羅斯。兩國部長就反恐、核不擴散以及海軍安全等議題交換意見。這次的訪問反映俄新雙邊友好關係，雙方也探討了加強國防方面的交流，展開互惠互利的合作項目。

根據新加坡國防部的文告，張志賢部長訪問俄羅斯期間，除與伊凡諾夫部長會面外，還與普丁的顧問以及多名俄羅斯高官會面。此外，張志賢還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市參觀俄羅斯國防設施、軍隊單位、海軍軍官學校，以及多家防衛科技公司。張志賢部長向新聞媒體表示，新加坡歡迎俄羅斯軍艦及空軍的參訪，並透露他曾向俄羅斯開放海、空基地，以利俄羅斯在東南亞災區進行人道主義的救援。例如，2005 年 3 月，新加坡就曾協助俄羅斯派遣救援隊伍到印尼發生地震的尼亞斯島（Nias island）進行救援工作。[130]

由此看來，俄羅斯已開始向這一個美國在東南亞的「前哨站」－新加坡展開軍事合作關係。由於新美軍事同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美國長期以來對新加坡提供武器以及從事聯合軍事演習，以維護其在東南亞地區地緣政治的實力。在「九一一」事件後，俄羅斯如何以反恐及區域安全之名，積極拓展與東南亞國家，尤其是與美國有密切軍事關係的新、泰、菲三國的軍事聯繫，以及借武器輸出以增加其在東南亞區域的影響力，皆是值得我們往後繼續追蹤及關切的議題。

貳、 俄羅斯與泰國[131]

一、 前蘇聯與暹羅關係的起落

（一）初期接觸到泰美同盟時期的關係

蘇聯與暹羅的正式接觸是在 1863 年 2 月 19 日，當時俄羅斯有兩艘船舶（"Гайдамак"; "Gaydamak"）和（"Новик"; Novik）停靠在暹羅的湄南河（the Chao Phraya river）曼谷港（the Bangkok Port）。[132]

沙皇亞歷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 –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 Alexander III）於 1891 年派遣皇儲尼古拉二世到亞洲各國考察並瞭解當地的風俗民

[130] "Russia and Singapore agree to enhance defense relations", http://mindef.gov.sg.
[131] 正式名稱為泰王國（the Kingdom of Thailand），簡稱泰國（Thailand），舊稱暹羅（Siam）。
[132] "Russian-Thai Relations/Historical Background", http://www.thailand.mid.ru/history.html.

情，而曼谷正是尼古拉二世所進行的「東方之旅」其中一站。儘管那一次的拜訪並非正式，然而它卻爲蘇聯與暹羅雙邊關係的提升帶來許多動力。這一次訪問標誌著沙皇尼古拉二世與暹羅王朱拉隆功（King Chulalongkorn, Lama V，即拉瑪五世）長期私交的開端，較廣義而言，這也是兩國關係及其國民交往的始點。[133]

在 1897 年 7 月 2 至 10 日，暹羅王朱拉隆功首度到沙俄進行訪問。朱拉隆功在俄國備受禮遇，並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殷勤款待。緊接著這一次成功的參訪，兩國遂於 1899 年正式建交，並於 6 月 23 日在曼谷簽署了一項「俄羅斯與暹羅司法、貿易暨航海」宣言（the Russian-Siamese Declaration of Jurisdiction, Trade and Navigation）。隨後，兩國王朝有經常性的互動，甚至於泰國王家貴族在聖彼得堡及莫斯科接受教育，兩國人民相互理解有所提升。[134]

然而，自 1917 年俄國革命開始，直到 1941 年 3 月 12 日蘇泰兩國重建外交關係期間，雙邊的關係是完全中斷的。在蘇泰復交的過程當中，雙方因二次大戰的影響，遲至 1947 年兩國方才簽訂一項「互派駐外交使節協議」。一年後，俄羅斯大使館才在泰國首都正式設立。因此，泰國成爲東南亞第一個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的非共產國家。[135]

不過，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到 70 年代初期，蘇泰兩國關係事實上並不順遂。由於泰國面臨國內外環境局勢的壓力，促使它與美國建立軍事同盟關係，歷任政府採取強烈親美反共的外交政策。1954 年，爲配合圍堵中共政策，美國在東南亞成立了「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泰國隨美加入了該防衛組織。[136] 1962 年，泰美雙方簽訂「他納－魯斯克協定」（Thanat-Rusk communique），美國公開支持泰國領土完整，並協助泰國對抗外來威脅。[137] 此後美國提供泰國大量的軍經援助，泰國則提供美軍基地使用權。

但是，美國在 1973 年從南越撤兵，1975 年 4 月南越即告淪陷。爲求自保，泰國乃要求美國自 1976 年撤出在泰境的基地，進而於 1977 年退出「東南亞公約組織」，

---

[133] "Statement by H.E. Yevgeny V. Afanasiev, Ambassado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Russian-Thai Relation: History and Modern Times", *Press Release from The Embass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Oct. 2005, http://www.thailand.mid.ru/speeches2.html.

[134] "Russian-Thai Relations/Historical Background", http://www.thailand.mid.ru/history.html.

[135] "Statement by H.E. Yevgeny V. Afanasiev, Ambassado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Russian-Thai Relation: History and Modern Times"; "Russian-Thai Relations/Historical Background", http://www.thailand.mid.ru/history.html.

[136]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140。

[137] Paul Chambers, "U.S.-Thai Relations after 9/11: A New Era in Cooper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6, No. 3 (2004), p.461.

導致該組織被解散。[138] 於是，在 1975 至 76 年間，泰國不再只與美國結盟，同時也尋求與中共、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等「新友舊敵」保持「等距」的外交關係。[139]

在冷戰時代，由於泰美維持密切的軍事關係，加上泰國涉及越柬危機糾紛，使得蘇聯與泰國的雙邊關係發展極具矛盾性。期間，兩國關係唯一的推動力是發生在 1979 年，當泰國首相克里安薩（Kriangsak Chamanan）赴蘇聯進行正式訪問時，「蘇－泰友誼協會」（Soviet-Thai Friendship Society）正式成立。[140]

（二）戈巴契夫時期的蘇泰雙邊關係

如前章所述，1985 年戈巴契夫上台以後，他一改歷屆蘇聯領導人傳統的重歐輕亞作風，強調亞洲在蘇聯對外政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自上任以後，他就派蘇聯高官或親自出訪亞太國家，謀求與亞太各國的關係正常化。因而，到了戈巴契夫時期，蘇聯對泰國關係有了較頻繁和密切的接觸，政策上也表現難得的彈性。反之，泰國政府在 1980 年代，也採取「全方位」的外交政策，並且同時承認東協、中國、越南、蘇聯以及美國的重要性。[141]

1987 年 3 月，蘇聯外長謝瓦納澤出訪泰國、印尼以及三個印支國家。謝氏這趟訪問備受注目，因爲這是自 1960 年代初期，在布里茲列夫和科羅米哥（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Громыко; Andrey Andreevich Gromyko）統治時代，外交政策受意識型態箝制之後，蘇聯高階官員首度出訪東南亞國家。[142]

1987 年 5 月 11 日至 14 日，泰國外長西堤（Sitthi Sawetsila）應蘇聯政府之邀，正式訪問蘇聯。兩國外長舉行會談，就蘇泰關係問題和關鍵性的國際問題，特別是柬埔寨局勢交換意見。西堤表示，他受東協國家委託向蘇聯領導人闡述它們對解決柬埔寨問題的態度，這種解決應建立在撤走外國軍隊、實現柬埔寨人民自決權和建立中立的，不結盟和獨立的柬埔寨權利的基本原則上。謝瓦納澤重申了蘇聯的原則立場：蘇聯準備聯合包括東協和印支國家在內的國家，盡自己所能促進解決柬埔寨問題，與聯合國安理會其他常任理事國一起保證普遍接受的協議。在這次訪問中，雙方於 5 月 12 日簽訂了「蘇泰兩國政府貿易聯合委員會」的議定書。同年 8 月 13 日，蘇聯外交部東亞司司長阿納托利·扎伊采夫訪問泰國，與泰國官員舉行會談，集中討論柬埔寨問題。扎伊采夫說，蘇聯對柬埔寨問題的立場並非停滯不前，莫斯科有決心協助通過政治途

---

[138]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141。
[139] Paul Chambers, “U.S.-Thai Relations after 9/11: A New Era in Cooperation?”, p.461.
[140] “Russian-Thai Relations/Historical Background”, http://www.thailand.mid.ru/history.html.
[141] Paul Chambers, “U.S.-Thai Relations after 9/11: A New Era in Cooperation?”, p.461.
[142] Michael C. Williams, “New Soviet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Reorientation and Change”, *Asian Survey*, Vol.31, No.4 (Apr., 1991), p.371.

徑解決這場歷時 9 年的衝突。[143] 值得注意的是，在 1987 年年底，蘇聯與泰國的軍隊總司令相互展開史無前例的互訪。自從蘇聯侵佔柬埔寨以及阿富汗到上述雙邊互訪期間，克里姆林宮是嚴禁來自東協國家的部長參訪的。[144]

1988 年 5 月 17 日，泰國首相普雷姆·延素拉（General Prem Tinsulanonda）正式訪問莫斯科。雙方就兩國關係以及彼此感興趣和迫切的國際問題進行了廣泛的交談。泰首相要求蘇聯在解決柬埔寨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在此期間，蘇泰兩國企業界人士討論雙邊經濟發展的問題，並簽訂了兩國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145] 1989 年，泰國王儲瑪哈 哇集拉隆功（Crown Princes Maha Vajiralongkorn）及泰王的姐姐甘拉亞尼 瓦塔那（Princess Galyani Vadhana）前往蘇聯進行正式訪問。

1990 年 2 月，蘇維埃部長會議主席里茲科夫赴曼谷進行正式訪問。這是有史以來蘇聯訪問泰國的最高位階官員。[146] 透過這些密集互訪與對話，雙方關係明顯改善。

二、 俄羅斯與泰國關係的建立與發展

（一）俄羅斯與泰國關係的建立

1991 年年底蘇聯解體，俄羅斯聯邦正式獨立。泰國政府於 1991 年 12 月 28 日宣佈對俄羅斯聯邦的外交承認，同時也確認與俄羅斯持續發展互惠友好的關係。然而，俄羅斯獨立之初，對外政策的基本取向是向西方傾斜。俄羅斯聯邦前總統葉爾欽為了爭取西方支持俄羅斯的大國地位，和要求大量西方經援以助其解決國內政經危機，而忽視與其他東方及亞太地區國家的關係。

其後，俄羅斯鍵於國內外情勢變遷和其西方外交政策的效果不如預期，葉爾欽政府乃調整其對外政策，採取東西並重的「雙頭鷹」策略，開始注意改善其與東北亞鄰國以及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因此，俄羅斯開始派遣官商代表出訪亞太地區及東南亞國家。俄泰兩國政要不斷相互往來、接觸以建立雙邊關係的基礎。

1993 年，泰王公主詩琳通（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出訪俄羅斯。1994 年 7 月，俄羅斯外長科濟列夫正式訪問泰國，並且出席「東協區域論壇」在曼谷召開

---

143 「戈爾巴喬夫當政以來蘇聯同亞太地區國家關係大事記（1987.1-12）」，*東南亞研究*，1989 年第 3 期，頁 97。

144 Michael C. Williams, “New Soviet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Reorientation and Change”, *Asian Survey*, Vol.31, No.4 (Apr., 1991), p.371.

145 「戈爾巴喬夫當政以來蘇聯同亞太地區國家關係大事記（1988.1-12）」，*東南亞研究*，1989 年第 4 期，頁 94。

146 Michael C. Williams, “New Soviet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Reorientation and Change”, *Asian Survey*, Vol.31, No.4 (Apr., 1991), p.371.

的第一次會議。1996 年 10 月，泰國前副首相林日光（Amnuay Viravan）訪問莫斯科，並與俄羅斯經濟部兼外交部副部長舉行會談。[147]

1997 年，是俄泰（包含前蘇聯與暹羅時期）建交 100 週年紀念日，兩國非常重視的事件。爲了紀念這個重大日子，雙方領袖相互寄送賀詞。1997 年 6 月，由泰國樞密院主席的普雷姆·延素拉率領一高層代表團訪問俄羅斯。1997 年 8 月，俄羅斯外長普里馬科夫（Евге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 Yevgeny Maksimovich. Prinmakov）首度出訪泰國，他獲准覲見王儲瑪哈 哇集拉隆功。同時他也與泰國首相差瓦立（General Chavalit Yongchaiyudh）以及外交部長巴蜀 猜耶山（Prachuab Chaiyasan）舉行會談。

2000 年 6 月，俄羅斯外長伊凡諾夫（Игорь Сергеевич Иванов; Igor Sergeevich Ivanov）前往曼谷出席「東協區域論壇」，他與隨行俄羅斯領袖代表們獲准覲見泰王普密蓬（King Bhumibol Adulyadej）。[148]

俄羅斯與泰國建立關係後，認爲雙方在國際及區域合作關係有互補作用。俄羅斯表揚泰國啓動「亞洲合作對話」（Asia Cooperation Dialogue, ACD）機制，視其爲「東協區域論壇」以及「歐安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的重要連接點。泰國則稱讚俄羅斯參與「東協區域論壇」所扮演的角色，並且認爲俄羅斯可作爲連接「上海合作組織」（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與「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the Conference for Interactions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in Asia, CICA）的重要橋樑。[149] 因此，俄羅斯認爲泰國是解決各種國際問題的重要夥伴，而泰國卻重視俄羅斯在歐亞地區的重要地位。

（二）邁向 21 世紀的「戰略夥伴」新階段

1. 政治關係的改善

經過雙方政治和經濟領袖多年的交流，俄泰雙邊關係於 2002 至 2003 年間取得了重大的發展。這主要原因是兩國政府首腦實現互訪，以增進兩國間的相互瞭解，並爲俄泰雙邊關係翻新頁：泰國首相戴克辛（Thaksin Shinawatra）於 2002 年正式訪問俄羅斯，而普丁隨即於隔年赴曼谷進行國事訪問，爲兩國關係進一步發展奠定堅實的政治基礎。[150]

---

[147] "Russian-Thai Relations/ Official Visits", http://www.thailand.mid.ru/visit.html.
[148] "Russian-Thai Relations/ Official Visits", http://www.thailand.mid.ru/visit.html.
[149] "Speech by His Excellency Thaksin Shinawatra Prime Minister of Thailand at the Russian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Moscow, 17 October 2002", http://www.mfa.go.th/web/1839.php?id=2876.
[150] "Statement by H.E. Yevgeny V. Afanasiev, Ambassado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Russian-Thai Relation: History and Modern Times", Oct. 2005.

應俄政府之邀，戴克辛於 2002 年 10 月 16 日至 18 日對俄羅斯進行爲期 3 天的正式友好訪問。戴克辛赴莫斯科訪問，是自 1988 年以來泰國最高領袖初次訪俄，也意味著俄泰關係步入一個「戰略夥伴」的新階段。[151]

訪問期間，戴克辛與普丁和俄前總理卡西亞諾夫（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сьянов; Mikhail Mikhailovich Kasyanov）舉行會晤並發表演說，同時雙方還發表了一份「泰－俄聯合公報」。據「聯合公報」指出，兩國就雙邊關係、區域安全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政治問題進行深入討論。這些問題主要包括反對國際恐怖主義、亞太地區形勢、發展俄羅斯與東協的合作等。泰俄一致同意遵循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及原則，支持透過和平的政治手段去解決國際糾紛。雙方承諾將盡全力發展雙邊的夥伴關係，並加強和擴大兩國在經貿、投資、旅遊、文化、科技以及軍事技術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同時，泰國也答應將全力支持俄羅斯加入世貿組織，促使俄國盡快完成談判進程。在兩國首領的見證下，雙方簽署了有關「旅遊合作」、「促進和保護投資」、「免除雙邊外交及官方簽證」和「航空技術合作及其應用備忘錄」等四項協定。[152]

2003 年，普丁在參加於曼谷召開的「亞太經合會」高峰會議之後，應泰國國王之邀請，於 21 到 22 日對泰國進行國事訪問。普丁分別與泰首相戴克辛、泰國最高法院院長 （Atthaniti Distha-Amnarj）以及泰國國王普美蓬會面，並達成「解決債務問題」以及「文化合作」等數項協定。普丁這次訪問的重要意涵，復甦俄泰超越百年的特殊關係。[153]

隨著 2002 至 2003 年兩國首長互訪落實，俄泰雙方繼續保持高層次的友好往來。期間，重要訪問包括：2002 年 10 月，泰國前任外長（Surakiart Sathirathai）自冷戰時代以來首度正式訪問俄羅斯；俄國外長拉羅夫則於 2004 年 12 月 1 日赴泰拜會泰國外長；2005 年 10 月，泰國首相戴克辛二度訪問莫斯科；2005 年 11 月 27 至 29 日，泰國現任外長甘達提 素帕蒙空（Kantathi Suphamongkhon）正式訪俄。順帶一提，俄泰兩國外長會晤，是雙邊關係的良好傳統，亦是兩國交換雙邊，甚至於國際重大議題的難得的機會。

2. 文化教育的交流

---

[151] "Russian, Thai Premiers to discuss future of bilateral relations", *Pravda news*, Oct. 17, 2002, http://newsfromrussia.com/diplimatic/2002/10/17/38273.html.
[152] "Thai-Russian Communiqué", http://www.mfa.go.th/web/showNews.php?newsid=2859&Qsearch=Thaksin%20visits%20to%20Russia.
[153] "Statement by H.E. Yevgeny V. Afanasiev, Ambassado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Russian-Thai Relation: History and Modern Times", http://www.thailand.mid.ru/speeches2.html.

俄泰兩國的文化及教育交流近年有顯著增進。各式各樣的俄羅斯文化活動及藝文節目定期在泰國舉行。在 2001 年 3 月 27 日，ODIAM 藝術畫廊在曼谷隆重開幕。這是俄羅斯第一次在泰國舉辦的固定畫展，該畫廊櫥窗裡陳列著許多俄羅斯當代著名藝術家和聞名藝術學院畢業生的優秀作品。同年 9 月，世界聞名的俄羅斯國家經典芭蕾舞團赴泰國參加「曼谷第三屆國際音樂舞蹈節」，他們演出了「天鵝湖」及「創世紀」深獲好評的兩齣舞碼。[154]

在促進國民往來方面，俄泰雙方也進行「姐妹市」的活動。泰國曼谷與俄羅斯聖彼得堡及莫斯科義結金蘭。2003 年 6 月 1 日，是聖彼得堡建城 300 週年紀念日。俄國政府在這座聞名古都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和遊行活動以資紀念。泰國也於該年的 5 月派遣一文化代表團到聖彼得堡參與慶典活動。[155] 在那年的 8 月 26 日至 31 日，聖彼得堡舉辦了「泰國節」，展示泰國優質產品、美食以及與泰國文化相關的活動，讓俄國百姓能夠近距離地瞭解泰國的風俗民情。像是泰國皇家芭蕾舞蹈；泰國電影節、泰國拳擊賽等活動陸續登場。聖彼得堡的「泰國節」有一個重頭戲是，泰政府向聖彼得堡 Datsan 佛寺運送了一尊佛像。這尊佛像在 20 世紀初期，原本放置在聖彼得堡，俄國大革命時遭受嚴重破壞，後來由泰國政府花錢將其修復。[156]

同年的 12 月 13 日，兩國舉辦了另一項深具意義的文化交流活動。由俄暹時期一個真實愛情故事改編的兩幕芭蕾舞「卡恰與暹羅公子」（Katya and the prince of Siam）分別在曼谷及莫斯科舉行世紀首演。除此之外，泰國在 2004 年於曼谷召開「俄羅斯文化節」；俄羅斯則於 2005 年舉行「泰國文化節」。[157]

另外，俄泰雙邊科技教育合作也有穩定的發展。應泰國自然科學暨技術發展局（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gency of Thailand, NSTDA）之邀，俄羅斯自然科學院（the Russian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 RANS）副院長（Dr. S.P. Artamonov）於 2001 年 6 月訪問泰國。雙邊的科技人士及學院代表舉行會談，並就共同計劃的實施交換意見。最後，雙方決定於 6 月 28 日簽署諒解備忘錄，並於曼谷設立一個俄羅斯自然科學院的永久代表處。

---

[154] "Russian-Thai Relations/Cooperation in Science, Education & Culture", http://www.thailand.mid.ru/ccop.html.
[155] "Speech by His Excellency Thaksin Shinawatra Prime Minister of Thailand at the Russian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Moscow, 17 October 2002", http://www.mfa.go.th/web/1839.php?id=2876.
[156] "Thailand's Day open in St. Petersburg", *Pravda News*, Aug. 26, 2003, http://newsfromrussia.com/science/2003/08/26/49560.html.
[157] "Statement by H.E. Yevgeny V. Afanasiev, Ambassado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Russian-Thai Relation: History and Modern Times", http://www.thailand.mid.ru/speeches2.html.

爲了推動雙邊教育關係，俄羅斯駐泰領事館與泰國頂尖大學維持密切連繫。駐泰大使館受理學生申請至俄國留學事宜，同時俄政府也提供獎學金給泰國學生前往深造。在 2006 至 07 的學年度，泰國學生成功獲取獎學金赴俄留學的人數共有 23 名，其中大學及碩士班分別是 10 人，博士班則有 3 人。[158]

3. 經濟關係的提升

俄羅斯（包含蘇聯）與泰國的經貿關係已經有超過 55 年的歷史，雙方貿易公司的初次接觸可以追溯到二戰後、蘇泰重建外交關係時期。1949 年，蘇聯在曼谷成立「貿易諮詢處」。該諮詢處於 1971 年改爲「俄羅斯駐泰貿易代表處」（Trade Representa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事實上，俄羅斯與泰國貿易關係的基礎早在 1970 年 12 月 25 日就已建立，當時的蘇聯與泰國簽訂一項貿易協定，爲兩國提供互惠貿易及海上運輸的最優惠國機制。蘇聯瓦解以後，俄羅斯與泰國持續加強雙邊經貿關係的法律根基，並達成數項協議：「俄泰商會間的合作協議」（1997 年）、「跨國政府間的科技合作協議」（1998 年）、「避免雙重稅付協議」（1999 年）、「相互投資鼓勵及保護協議」（2002 年）以及「旅遊合作協議」（2002 年）。[159]

自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濟每況日下，俄羅斯領導人設法進行各項經濟改革，準備與世界各國發展經濟關係，尤其是亞洲國家。在俄羅斯經改後，國家經濟對外開放，爲解決國內某些必須品，特別是需要從國外進口大量糧食，致使俄泰兩國的貿易關係有了改善和加強。對泰國而言，俄羅斯人口眾多，資源又豐富，是一個具有經濟潛力及值得開發的新市場。儘管在俄羅斯經改初期，資金周轉不良，不過因其民生物品和糧食十分缺乏，需求量極大，加上俄國人較喜歡泰國的輕工業產品及食品，這無疑是提供泰國與俄羅斯發展貿易的良機。[160]

1994 年，俄羅斯政府派遣一貿易代表團訪問泰國，並召開投資和貿易座談會，旨在吸取泰國發展經濟的經驗，開拓有關各項聯合投資計劃，以及建立發展兩國貿易的關係。[161]

1997 年，泰國外長助理乃披讀訪問俄羅斯，並在訪問期間與俄羅斯簽訂數項投資及貿易合約。其中雙方增加的貿易商品共有 16 類，如紡織品、屋瓦、電器、各種農產

---

[158] "Russian-Thai Relations/Cooperation in Science, Education & Culture", http://www.thailand.mid.ru/ccop.html.
[159] "Russian-Thai Relations/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http://www.thailand.mid.ru/trade.html.
[160] 「泰俄貿易關係」，東南亞南亞信息，1995 年第 9 期，頁 3。
[161] 「泰俄積極發展貿易關係」，東南亞南亞信息，1994 年第 21 期，頁 15。

品、鋼鐵和電子產品。俄方還邀請泰國投資者參與衛星電訊交通研究計劃，泰方認爲可以考慮，因爲俄羅斯在這方面的技術表現最爲傑出。此外，俄方還建議成立泰俄事務協會，以處理協調兩國的合作事務。當時，有很多泰商都認爲俄羅斯是泰貨在東歐國家的最大市場，但因俄羅斯缺乏外匯，只能採取「以貨易貨」的貿易方式。[162]

2002 年，泰國首相戴克辛訪問莫斯科，與俄羅斯總理卡西亞諾夫舉行會談，主要討論雙邊的經貿、科技以及人道救援合作關係。俄方認爲兩國尚未充分發揮彼此的經貿潛力，莫斯科準備全力提供各種可能性協助，以便設立雙邊經貿的直接管道。俄方對多層次計劃表示興趣，例如建立東協能源及天然氣管線，建立連接歐亞兩地的跨國鐵路以及一條全亞高速公路。此外，他們還把重點放在科技合作上，兩國也準備擬訂一項航太科技合作協議。[163] 另一方面，雙方同意促進民營企業間的交流及密切合作，同意加強俄泰地方合作，特別是在探勘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石油、天然氣、林業及食品工業發展的可能性。[164]

經過泰國貿易代表團赴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實地考察後，泰國貿易代表處、工商會以及泰俄貿易協會於 2004 年 2 月在曼谷聯合主辦一場「俄羅斯－中小型企業的新市場」研討會，以利於促進雙邊經貿交流以及拓展新興合作領域，其中首要合作領域包括創新科技和能源兩項。[165]

2004 年 6 月，泰國能源部下屬單位的「政策及戰略協調處」主席 Songpope Polachan 宣稱，泰國計劃從俄羅斯輸進天然氣及原油，以減少對中東國家的能源依賴。在雙方達成能源合作協議以前，泰國將與俄羅斯協商，準備自日本輸入俄國原油，以節省向中東輸入原油的運銷成本，畢竟日本與泰國間的距離會比中東來得近。同時，泰國也邀請俄羅斯參與興建該國南部沿海的海陸聯運陸橋計劃，以及汽車的生化燃料製造方案。[166]

2005 年 11 月，泰國現任外長甘達提 素帕蒙空訪問莫斯科，分別與俄外長拉羅夫、俄國現任總理弗拉德科夫（Михаил Ефимович Фрадков; Mikhail Efimovich Fradkov）以及俄羅斯工商會主席普里馬科夫會面。訪問期間，兩國外長達成一項包含投資貿易等重要領域的 5 年「聯合行動計劃」（Joint Action Plan），並決定於短期內

---

[162] 「泰澳、泰俄將加強貿易投資合作」，東南亞南亞信息，1997 年第 9 期，頁 18。
[163] "Russian, Thai Premiers to discuss future of bilateral relations", *Pravda news*.
[164] "Thai-Russian Communiqué", http://www.mfa.go.th/web/showNews.php?newsid=2859&Qsearch=Thaksin%20visits%20to%20Russia.
[165] "Statement by H.E. Yevgeny V. Afanasiev, Ambassado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Russian-Thai Relation: History and Modern Times", Oct. 2005.
[166] "Thailand to buy gas and crude oil from Russia", June 3, 2004, http://www.gasandoil.com/GOC/news/ntr42466.htm.

簽約。[167] 另外，俄羅斯工商會主席普林馬科夫強調泰國已分別與莫斯科、聖彼得堡及梁贊（Ryazan）發展合作關係，他也呼籲泰國有關部門應該加強與俄國其他地方的合作。[168] 除此之外，雙方同意在高科技方面加強合作，尤其是在飛機製造業以及包含泰國網路開發的運輸業方面。 泰國還邀請俄羅斯公司參與其 2006 年捷運系統建造的投標案。[169]

爲了推動兩國在石油和天然氣方面的合作，俄羅斯外貿銀行（"Внешэкономбанк"; "Vneshekonombank"）、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Газпром"; "Gazprom") 和泰國國營石油及天然氣公司（PTT Public Company Limited）終於在 2005 年 11 月 18 日簽署能源合作協議。根據該協議，俄泰兩國公司將在泰國、俄羅斯和第三國共同實施石油和天然氣的重大計畫，包括油氣勘探作業；天然氣、石油和其他燃料的運輸和銷售；管道、油氣貯存設施和配送網路的建造等。[170]

2007 年 2 月 25 日，俄羅斯梁贊州的州長率領一經貿代表團出訪泰國。泰國企業家表示有興建前往梁贊州投資合作，他們表示願意與俄羅斯發展多方面的合資企業，其中包括建設商業產品、機械工程、電器、農業、飯店及旅遊業的聯營公司。[171] 就旅遊業而言，俄羅斯赴泰國旅遊人數平均每年高達 6 萬人次。因而，泰國相當重視與俄國發展旅遊及其他相關的企業。戴克辛指出，民營公司是俄泰旅遊合作最大的動力。來自莫斯科與海參崴的民營業者與泰國旅遊業者設法建立聯營飯店。[172]

2007 年 3 月 14 日，泰國外交部發言人宣佈，泰俄兩國簽署的「互免簽證協議」將自 3 月 24 日起開始生效。該協議規定泰俄兩國公民可以持本國有效普通護照免簽證進入對方國家，並可滯留最多不超過 30 天時間。俄羅斯駐泰大使（Евген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Афанасьев; Yevgeny Vladimirovich Afanasyev）表示，這項協議的制定具有重大象徵意義，因爲 2007 年仲夏將會是俄泰兩國建交 110 週年的紀念日。同時，該協議也爲兩國旅遊業發展以及增進兩國人民間友好交往創造良好環境。據統計，在

---

[167] "Russia-Thai Trade Turnover To reach US$5 billion by 2010", *Bernama news*, Nov.30, 2005, http://www.bernama.com/bernama/v3/news-lite.php?id=167653.

[168] "President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the RF Evegeni Primakov met with Thailand's FM M. Suphamongkhon", *The RF CCI Press Service*, Dec. 1, 2005, http://wml.rusnet.nl/news/2005/12/01/tpprf01.shtml.

[169] "New chapter of Thai-Russian relations", *Press release from the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Dept*, Dec. 2, 2005, http://thailand.prd.go.th/the_inside_view.php?id=1098.

[170] Russia Investment Company, "Russia, Thailand sign agreement on energy cooperation", Nov. 18, 2005, http://finam.blogspot.com/20051101finam archive.html.

[171] "Visit of delegation of the Ryazan region to Thailand", April 9, 2007, http://www.ryazancci.ru/index_eng.php.

[172] "Speech by His Excellency Thaksin Shinawatra Prime Minister of Thailand at the Russian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Moscow, 17 October 2002", http://www.mfa.go.th/web/1839.php?id=2876.

2006 年，俄羅斯赴泰國旅遊人數突破 15 萬人，且遊客人數至今有增長趨勢，使得俄羅斯成爲泰國重要的遊客來源國。[173]

另外，泰國航空公司已於 2005 年 11 月 1 日新增曼谷直飛至莫斯科的新航班。這是泰航在俄羅斯的第一個航點，此航線的開闢代表兩地貿易日益密切的需求以及爲觀光交流建立管道。泰航商務副總裁 Mr. Vasing Kittikul 表示，由於近年來俄羅斯到訪泰國的觀光和商務人數都有日益增加趨勢，泰航也因此開闢這條航線，主要是提供兩地觀光、商務、以及獎勵旅遊會議的用途，這航線也提供俄羅斯的貨物進出口運輸用途。[174]

目前，俄羅斯已成爲泰國重要的貿易夥伴。雙方的商品結構是：泰國對俄羅斯輸出食米、鞋類、成衣、砂糖、水果罐頭、汽車及煙草等主要商品；俄羅斯主要向泰國輸出的產品卻要有各種鋼材、廢金屬、肥料、寶石、各類紙製品、化學物品等。[175] 回顧俄泰經貿合作的歷程，發現雙邊貿易量除了受 1997 至 98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外，貿易額是呈現增長趨勢。儘管雙邊貿易金額至今乃處於較低的水平，但具有巨大潛力。

4. 軍事交流的進展

由於泰國的傳統軍火供應商是美國，因而在採購武器問題上，泰國還得顧慮美國政府的意見和態度。所以，俄泰兩國始終沒有機會從事軍事合作，而俄羅斯也從未成功與泰國進行任何武器的交易。[176]

儘管如此，泰國軍方依然對俄羅斯的武器深感興趣，他們對俄羅斯生產的輕武器、防空系統和戰鬥機莫不刮目相看。特別是在 2001 年 8 月俄羅斯與泰國的鄰國緬甸簽署協議，俄向緬甸交付 10 架米格-29 戰鬥機之後，泰國軍方更加渴望有朝一日能夠添購一批俄羅斯軍機。[177] 事實上，俄羅斯生產的 BTR-80 型裝甲運兵車曾有絕好機會贏得泰國軍方的競標，但後來因爲爆發了 1997 至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泰國軍方舉辦的武器競標計劃被迫取消，兩國間的軍事交流便宣告流產。[178]

---

[173] "Russia, Thailand lift Travel Visas for their tourists world", *Bernama News*, March 24, 2007, http://www.bernama.com/bernama/v3/php?id=253071.

[174]「航空 / 泰航新增莫斯科航線」，*東森新聞網*，2005 年 10 月 28 日, http://www.ettoday.com/2005/10/28/153-1862431.

[175] "Russian-Thai Relations/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http://www.thailand.mid.ru/trade.html.

[176] Dmitry Vasiliev, "Russian Arms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Moscow Defense Brief 2005*, http://mdb.cast.ru/mdb/1-2005/at/russian_arms/?form=print, p.17.

[177]「俄泰簽署國防合作協議，泰國希望能採購俄戰機」，*新浪網*，2003 年 10 月 21 日，http://news.sina.com.cn/w/2003-10-22/11421972441.shtml。

[178]「俄泰簽署國防合作協議，泰國希望能採購俄戰機」，*新浪網*，2003 年 10 月 21 日。

2003 年，在普丁和戴克辛見證之下，俄羅斯國防部副部長兼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席米哈伊爾·德米特裏耶夫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 Mikhail Dmitriev)和泰國國防部長塔瑪拉克 伊扎拉古（Tammarak Isarangkun na Ayutthaya）在曼谷簽署了一份「軍隊後勤和技術保障諒解備忘錄」（the Memorandum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on Rear and Technical Maintenance of Armies）協議。這份文件主要就兩國進行軍事技術合作、情報交流、軍事人員訓練、合作舉辦研討會和科學研究等作一規範。[179] 俄泰兩國終於成功走向軍事合作之路，雙方同意俄羅斯以包含太空系統等設備及商品來償還俄羅斯欠泰國購米款共 3600 萬美元。[180]

2004 年 9 月，泰國政府派遣一貿易代表團專程前往俄羅斯，與俄貿易代表商討是否可用庫存的大量雞肉換取俄羅斯武器。泰國總理塔信親自爲代表團制訂了「雞肉換武器」的計劃，確定了所需武器的種類，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蘇 -30 戰機。泰國也計劃建立一些監測農業和自然資源的衛星站，希望俄羅斯能夠提供技術，以抵消尚未償還的泰米欠款。[181]

事實上，泰國採購新戰機的計劃早在 2004 年年初就已開始進行，主要目的是汰換泰空軍老舊的 F-5 型機。當時參與競爭的除了俄羅斯蘇-30 戰機外，還有瑞典薩伯（Saab）公司研製的 JAS-39「鷹獅」戰機。[182] 2004 年秋，據俄羅斯情報局指出，泰國已決定向瑞典薩伯公司購買戰機，泰國政府是採以貨易貨的方式支付部分款項。因此，俄羅斯向泰國販售蘇-30 戰機的協商卻又變成未知數。[183]

不過，據「莫斯科時報」報導，在普丁於 2005 年 12 月中旬赴馬來西亞參加「東亞高峰會」時，俄羅斯伊爾庫特公司（Irkut Corporation）與泰國有關單位簽署了一份「出售 12 架蘇-30 型戰鬥機及軍用直升機的諒解備忘錄」。俄泰雙方就合約的具體內容展開協商，預計合約金額將高達 5 億美元。泰國最初於 2004 年同意購買俄羅斯戰鬥機，但由於後來發生海嘯災難，泰國推遲了與俄羅斯的談判。[184]

如前文所述，俄羅斯同意泰國以雞肉來交換俄國的武器，看重的是其贏得泰國戰機訂購合約背後所蘊涵的意義。除了賺取大量外匯外，俄羅斯將成爲 4 個東協國家

---

[179] "Russia, Thailand agree on Russian debt", *Pravda News*, Oct. 21, 2003, http://newsfromrussia.com/world/2003/10/21/50669.html；「普京訪問泰國，俄羅斯和泰國簽署國防合作協議」，*搜狐新聞網*，2003 年 10 月 22 日，http://news.sohu.com/34/42/news214714234.shtml。

[180] Dmitry Vasiliev, "Russian Arms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181] "Thailand offers chickens for arms", *BBC News*, Sept.3, 2004, http://news.bbc.co.uk/go/pr/fr/-/2/hi/asia-pacific/36240146.stm.

[182]「俄羅斯要搶市場 ，泰國用凍雞換蘇-30 戰機」，*人民網*，2005 年 12 月 28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077/52987/3981037.html。

[183] Dmitry Vasiliev, "Russian Arms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184]「俄泰兩國首次達成軍購協議 ，泰國進口蘇-30 戰機」，*人民網*，2005 年 12 月 20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52934/3957981.html。

（馬來西亞、印尼、越南及泰國）的軍火供應商，爲其在該地區的外交影響力，以及進一步向其他東協市場推銷武器帶來極爲重要的意義。[185]

另一方面，在 2004 年 12 月 26 日發生印度洋地震及海嘯，造成多國嚴重傷亡。泰國是遭遇海嘯災情嚴重的東南亞國家之一，普丁當時率先向泰國首相表達哀悼之意，並迅速向泰國、印尼和斯里蘭卡三國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據統計，俄羅斯緊急情況部與國防部（the Russian Emergency Situations and Defense Minister）向災區運送的數千噸人道救援物資、食品和藥品，累計達近 3300 萬美元。[186]

總而言之，從俄泰兩國政治領袖及貿易團體的交流、文化教育的連繫、經貿往來以及軍事合作等各層面來探討雙邊的實質關係，可以得知兩國間的政治對話不斷深入，雙方在經濟、科技、區域合作、文化和教育等領域進行了廣泛合作。筆者發現俄羅斯相當重視與泰國發展雙邊關係。通過加強與泰國的經濟貿易及軍事技術合作，俄羅斯除了能夠賺取外匯之外，最重要的目的是欲借助發展雙邊關係以擴大俄羅斯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

參、 俄羅斯與菲律賓

一、前蘇聯與菲律賓特殊關係的發展經過

（一）1976 年以前的蘇菲關係

論及蘇菲之間的關係時，就必須探討美菲的軍事關係。由於菲律賓與美國曾有殖民關係，菲國的政經發展，乃至於其大部分的近代史皆受美國之影響甚重。[187] 美菲的軍事關係始於 1898 年美國開始殖民統治菲律賓。二次大戰以後，菲律賓脫離美國於 1946 年獨立。但美國隨即於 1947 年 3 月與菲國簽訂「軍事基地協定」（Military Base Agreement）以繼續合法使用蘇比克灣（Subic Bay）海軍基地和克拉克（Clark）空軍基地。爲了圍堵以蘇聯爲首的共黨勢力，美國還分別在 1951 年和 53 年，與菲國訂定「美菲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及「美菲共同防禦援助協定」（Mutual Defense Assistant）兩項重要的軍事性條約。[188] 無可諱言的，自獨立到 1968

[185] Leszek Buszynski, “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A New Relationship”, p.289.
[186] “Statement by H.E. Yevgeny V. Afanasiev, Ambassado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Russian-Thai Relation: History and Modern Times”, Oct. 2005.
[187] Thelma L. Beltran, “The Evolution of Philippine-Soviet Diplomatic and Trade Relation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0, No.2, Sept. 1988, p.144.
[188] 顧長永，「論美軍在菲律賓的去留」，*問題與研究*，1990 年第 29 卷第 15 期，頁 68-69。

年間，菲律賓因著特殊的美菲關係，其對外政策就以美國的外交利益及政策爲導向。[189] 反之，美國卻將菲國視爲其在遠東和東南亞地區的重要的戰略據點。

由於國際局勢及美菲關係的背景因素，菲律賓對於與蘇聯建交一向採取較保守的態度。據菲國的媒體報導，蘇聯在 1955 年曾向菲律賓試探建立外交關係的可能性。但這事件並未獲證實。唯一確實的事件是，在 1964 年初，蘇聯派遣外貿專家赴菲律賓首都馬尼拉（Manila）出席「亞洲及東亞經濟委員會研討會」（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ECAFE) seminar）。經過這一初次的接觸後，蘇聯代表團往後經常出席在馬尼拉所舉辦的國際會議，而菲國代表亦開始參與由蘇聯所主持的國際研討會及訓練課程。[190]

然而，在 1972 年以前，蘇菲外交關係正常化之遠景依舊不甚樂觀。因此，爲了努力從事建構雙邊關係的基礎，兩國互派官員、學者、新聞從業人員、貿易商等進行文化交流和正式的高層訪問。[191] 1965 年，蘇聯塔斯社曾建議在馬尼拉派駐常設代表，但被菲政府拒絕。1966 年年底；蘇聯媒體人員首次訪問馬尼拉。1967 年，雙方開始談判貿易關係，菲律賓相繼派遣貿易代表團、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文化團體和記者等訪問莫斯科。[192] 1970 年 8 月，菲國議會代表訪問蘇聯，同年 10 月，馬可仕（Ferdinand E. Marcos）總統派行政事務部長梅爾喬訪問蘇聯。[193]

1972 年 3 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邀請菲政府赴蘇磋商「建立雙邊外交、貿易及文化關係」事務。馬可仕派其夫人伊美黛（Imelda Romualdez Marco）至蘇聯執行這項特別任務。該年 7 月，即伊美黛回國不久後，「菲蘇友好協會」（Philippine-USSR Friendship Society）便正式成立。兩年後，蘇聯也在莫斯科成立附屬於「蘇聯對外友好文化關係協會」（Union of Soviet Societies for Friendship and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的「蘇菲友好協會」。這兩個協會的責任，是透過相互之間的社會文化交流，以減少菲國人民對蘇的偏見、恐懼和疑慮，進而爲蘇菲兩國的建交而鋪路。[194]

除了文化交流之外，蘇菲關係之重要根基－貿易關係也靜悄悄地展開。爲了在經濟上漸漸獨立自主，消除依賴美國的附庸心理，菲政府決定不顧意識型態之差異，與

---

[189] Thelma L. Beltran, “The Evolution of Philippine-Soviet Diplomatic and Trade Relations”, p.145.
[190] Thelma L. Beltran, “The Evolution of Philippine-Soviet Diplomatic and Trade Relations”, p.149.
[191] Thelma L. Beltran, “The Evolution of Philippine-Soviet Diplomatic and Trade Relations”, p.151.
[192] Justus M. van der Kroef, “The Soviet Union and Southeast Asia”, in Roger E. Kanet, *The Soviet Union and Developing Nation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91-96. 引自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74。
[193]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74。
[194] Thelma L. Beltran, “The Evolution of Philippine-Soviet Diplomatic and Trade Relations”, p.151.

所有國家拓展外交關係。而這也正是菲蘇貿易關係正常化的官方理由。[195]1974 年 3 月，「蘇聯海運商業部」（Soviet Ministry of Merchant Marine）的代表赴菲參訪，討論蘇聯商船在菲國經營之可能性。同年，蘇聯政府和菲國的民營企業家聯合投資成立一家「菲蘇船運公司」（Filsov，Filipino-Soviet Shipping Company）。[196]

（二）1976 年以後的蘇菲關係

1. 雙邊關係的黃金時期（1976 - 1986 年）

經過十數年的實際接觸與相互了解，以及雙方對外政策的調整，馬可仕總統於 1976 年 5 月 30 日到 6 月 8 日偕同夫人到莫斯科進行短期訪問。在這次訪問中，蘇菲兩國領導人於 1976 年 6 月 2 日簽訂了「聯合公報」（Joint Communique）、「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及「貿易協定」（Trade Agreement）三項重要文件。「聯合公報」申明兩國建立外交關係；「聯合聲明」是將建交決策詳加說明，也作爲各個領域合作的準則；「貿易協定」則旨在以平等互惠基礎來發展和加強雙邊貿易。[197] 自此，兩國的雙邊關係大爲提升。[198]

1978 年夏，馬可仕夫人再度訪莫，會見蘇聯總理柯錫金（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сыгин; Aleksey Nikolayevich Kosygin），雙方簽訂「文化合作協定」，交換書籍、期刊、科學家、文化和藝術工作者，以加強兩國的友好關係。[199]

自 1980 年至 85 年間，蘇菲兩國密切的互動標誌著雙邊關係的至高點。[200] 1982 年 5 月 25 日，蘇聯「對外經濟關係全國委員會」（St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副主席李特文年科（В.И. Литвиненко; V.I. Litvinenko）率經濟代表團訪菲，對馬可仕總統提出 5 點計劃建議，目標在加強兩國的經濟關係。這五點計劃是：（1）設立一座年產一百萬噸的水泥廠；（2）生產低成本的組合房屋的配件；（3）設立一座水果罐頭廠，並將產品輸往蘇聯；（4）設立一座製藥廠；（5）參與菲陸地上石油探勘工作。[201]

同年 7 月 5 日，馬可仕夫人又出訪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一項 5 年科技協定，雙方將進行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交流訪問；她並與蘇聯領袖討論聯合投資設立一座年產一百

[195] Thelma L. Beltran, “The Evolution of Philippine-Soviet Diplomatic and Trade Relations”, p.149.
[196] Thelma L. Beltran, “The Evolution of Philippine-Soviet Diplomatic and Trade Relations”, p.151.
[197] Thelma L. Beltran, “The Evolution of Philippine-Soviet Diplomatic and Trade Relations”, p.152; “History of Republic of Philippine and Russia”, http://www.phil-embassy.ru/english/embassy_history.shtml.
[198] Susanne Birgerson,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Russian Foreign Policy”, p. 224.
[199]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75。
[200] Thelma L. Beltran, “The Evolution of Philippine-Soviet Diplomatic and Trade Relations”, p.152.
[201] “Soviets Offer Marcos Closer Trade Ties”, *The Straits Times*, 2 June 1982.

萬噸的水泥廠的問題。菲國有意將水泥廠設在安蒂克（Antigue）省的塞米拉拉（Semirara）島上。此一計劃完全由蘇聯出資，但附帶一個條件，即必須使用一個乾船塢設備。美國國會對此舉行聽證會，認爲此一計劃對美國在菲律賓之安全利益有損，最後菲國放棄了該項計劃。[202]

1983 年 4 月初，菲貿易暨工業部長王彬（Roberto Ongpin）訪問莫斯科，要求蘇聯提供建立水泥廠所需的全部資金 2 億 5 千萬美元，王彬要求貸款年利爲百分之 5.5，並且允許在 25 年期間用菲出口貨（如衣服和香蕉）償付。同時，他也要求蘇聯開發在塞米拉拉島發現的煤礦資源，作爲該廠的燃料。[203]

然而，蘇聯對菲律賓的最大興趣並非在經貿方面，而是在其戰略因素考量方面。蘇菲之間的貿易量非常少，貿易結構也不大，蘇聯從菲國進口大部分是椰子油和糖。在東南亞地區，蘇聯取得越南的金蘭灣基地之後，進一步的企圖是想取得菲島的港口設施，及佔據另一軍事重鎮，在 1982 年 7 月初，蘇聯即曾透過「菲蘇船運公司」向菲國政府要求在蘇比克灣海軍基地所在的尙巴里士省（Zambales）設立船運服務處，做爲其遠洋船隊的補給港口，惟由於菲參謀總長弗爾（Fabian Ver）的堅決反對，所以蘇聯圖謀在蘇比克灣基地後門駐紮的行動才告失敗。[204] 蘇聯有意使用菲律賓的港口，是顯兒易見的，蘇聯的目的可能在取得菲島的基地，以與越南的金蘭灣基地成犄角之勢後，即可控制從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海運通道。也因蘇聯有這意圖，所以在 1983 年 6 月，馬可仕總統對來訪的美國國會議員發出恫嚇，假如美國負擔不起鉅額的基地「租金」[205]，則考慮把基地租借給蘇聯。[206]

2. 雙邊關係的低潮時期（1986 - 1991 年）

不過，在 1986 年 2 月的菲律賓總統大選之後，蘇菲關係一度變得有點緊張。這主要是因爲戈巴契夫與艾奎諾夫人柯拉蓉（Corazon C. Aquino）政府之間發生一件重大的失禮事件。在該年的菲律賓總統大選中，蘇聯曾低估馬可仕的對手柯拉蓉，並譴責美國對馬可仕施壓。而馬可仕與柯拉蓉皆宣稱自己當選，蘇聯駐菲大使沙巴淋（Вадим Шабалин; Vadim Shabalin）犯了一重大錯誤，因他是唯一向馬可仕致賀當選的外交使節。但是不到一天，菲律賓人民發動起義支持柯拉蓉，馬可仕全家出亡夏威

[202] Thelma L. Beltran, “The Evolution of Philippine- Soviet Diplomatic and Trade Relations”, p.154.
[203]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1983 年 4 月 8 日。引自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75。
[204] 南洋星洲（新加坡），1982 年 7 月 22 日。引自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76。
[205] 菲國人所謂的「租金」，實爲每年美國對菲律賓所付出的鉅額軍事及經濟援助。詳情請參閱：顧長永之「論美軍在菲律賓的去留」。
[206]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76。

夷，柯拉蓉最終接掌政權。爲此，戈巴契夫立即撤換沙巴淋，改派沙可諾夫（Олег Соколов; Oleg Sokolov）出任駐菲新大使，試圖與柯拉蓉政府建立關係。[207]

據報導，在 1988 年 3 月，柯拉蓉終於改變初衷，接受莫斯科官方的邀請出訪蘇聯。顯然，柯拉蓉政府也在考慮與蘇聯加強雙邊關係。[208]在這期間，莫斯科曾要求分別於宿務（Cebu）、達浮澳（Davao）以及民答那峨島（Mindanao）【共黨新人民軍（Communists New People's Army, NPA）游擊隊活動的主要場所】設立領事館，以便加強情報蒐集行動。菲律賓則透過其具有魄力的駐蘇大使梅克爾（Alex Melchor）提倡幾項合作計劃，其中包括遣送菲國勞工到西伯利亞。[209]

然而，事實上，蘇聯對菲戰略的最大底線是援助菲共武裝部隊，其中包括菲律賓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CPP）及新人民軍。曾有間接證據顯示蘇聯與菲律賓共產黨以及其門面組織（front groups）【像是全國民主陣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和「五一工聯」（Kilusang Mayo Uno, KMU）】的直接或間接接觸有逐漸增多趨勢。而美國官員私底下也指出，有跡象顯示蘇維埃政府在背後支持「五一工聯」。1988 年 3 月，美國前國防部次長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首度公開聲稱蘇聯的確在幕後金援菲共武裝軍隊。蘇聯官方卻極力否認與菲共叛軍有任何瓜葛，當蘇聯副外長羅高契夫（Игорь Алексеевич Рогачев; Igor Alekseevich Rogachev）於訪問馬尼拉時，他重申了這項聲明。由此可以看出，蘇聯當時或許只在試探菲政府對其戰略的反應，並未完全決定要支持菲共的叛亂活動。因爲此舉不僅會破壞戈巴契夫與柯拉蓉好不容易所建立的關係，同時也會動搖東南亞國家對戈氏「新思維」外交的可信度。[210]

反觀，菲律賓之所以加強與蘇聯的關係，如前所述，乃因其欲擺脫完全依賴美國的形象，但由於菲共作亂不已，菲國又懷疑蘇聯在幕後支持，而影響雙邊關係之進展。在美軍基地問題上，菲國也想利用蘇聯來對美國施加壓力，以期獲得更多的「租金」或援助。在這些安全和經濟利益的考量下，菲蘇兩國的雙邊關係並非一帆風順，只能緩慢前進。[211]

二、俄羅斯與菲律賓關係的發展態勢

[207] Robert A. Manning, “Asian Policy – the new Soviet Challenge in the Pacific”, Priority Press Pub., N.Y., 1988. p. 72.
[208] Thelma L. Beltran, “The Evolution of Philippine-Soviet Diplomatic and Trade Relations”, p.152.
[209] Robert A. Manning, “Asian Policy – the new Soviet Challenge in the Pacific”, p. 72.
[210] Robert A. Manning, “Asian Policy – the new Soviet Challenge in the Pacific”, pp.73-74.
[211]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外交政策*，頁 78。

（一）高層互訪頻繁，國家關係提升

1991 年 12 月 28 日，菲律賓正式承認俄羅斯爲前蘇聯的合法繼承國，承繼其國際義務與權力。同時，菲律賓也宣佈承認所有前蘇聯的共和國。在 90 年代俄羅斯獨立初期，俄羅斯國內政治混亂及經濟危機，對其外交關係帶來極不利的影響，其中也包括菲律賓在內。因此，俄菲的雙邊關係當時處於停滯狀態。[212]

時至 1997 年，菲律賓總統拉摩斯（Fidel Valdez Ramos）首度訪問莫斯科，俄菲雙方簽署一份「聯合宣言」，兩國政治對話層次大爲提高。隨著這次高層拜會之後，俄羅斯多位外交部長陸續赴馬尼拉訪問，兩國議會和政黨間的聯繫是推動俄菲關係的新動力。[213]

2002 年 12 月 6 日，俄外長伊瓦諾夫從莫斯科前往馬尼拉作短期訪問。伊瓦諾夫親自赴馬拉坎南（Malacanang）進行禮節性拜訪，會見菲律賓總統艾若育（Gloria Macapagal Arroyo）。雙方討論了反恐合作及菲由俄進口石油等各領域的合作問題，並同意設立一個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小組，顯示兩國在反恐合作的領域上存在著廣泛的共同利益。[214]

2005 年 4 月 3 日至 8 日，「各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IPU，簡稱「議聯」）第 112 屆大會在馬尼拉舉行，俄國國家杜馬（議會下院）主席格雷茲洛夫（Борис Вячеславович Грызлов; Boris Vyacheslavovich Gryzlov）率領 11 位議員到菲出席該項大會。[215]

同年 10 月中旬，應俄國外長拉羅夫（Sergey Lavrov）之邀請，菲國外長羅慕洛（Alberto Gatmaitan Romulo）率領「菲律賓國家石油公司」（the Philippine National Oil Company, PNOC）總裁等人前往莫斯科參訪，並與俄外長舉行會談。雙方就俄國於該年年底參與「東協－俄羅斯會議」以及「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之事宜交換意見，菲方表示會支持加快俄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過程。同時，兩國外長就能源合作達成共識，並爲隔年的兩國建交紀念日簽署了一份「2005 至 2007 年菲俄文

[212] A. Tatarinov, “30 Years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p. 171.
[213] A. Tatarinov, “30 Years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pp. 171-172.
[214] “Ivanov agree to strengthen RP-Russia ties”,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news, December 16, 2002, http://www.gov.ph/news/default.asp?i=2359.
[215] “Russia to send 11 MPs to 112th IPU Assembly in Manila”, *Press Release from the Embassy of the Philippine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arch 3, 2005, http://www.phil-embassy.ru/english/pr/embassy_pr2005iii03.shtml.

化活動」計劃書，以作爲實施 1998 年所核准的「文化合作協議」之準則。[216] 菲外長羅慕洛爲菲國自前任總統拉摩斯於 1997 年訪俄以來，第一位正式訪俄的高階官員。[217]

之後，菲律賓又於 2006 年 10 月 18 日在馬卡地（Makati）市舉辦「第 4 屆菲律賓－俄羅斯的政治會議」，旨在討論雙方的政經合作，及尚未簽訂的雙邊區域和國際事務協議。俄羅斯外交事務副部長阿列西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Юрьевич Алексеев; Alexander Yurievich. Alexeev）前往菲律賓出席該會議。[218]

此外，兩國最高元首普丁及艾若育分別於 2004 年 11 月在聖地牙哥（Santiago）以及 2005 年 11 月在釜山（Pusan）所召開的「亞太經合會」非正式高峰會議時，雙方曾有過短暫的會晤。事實上，菲國也曾邀請普丁以及拉羅夫到馬尼拉訪問。[219]

俄國首批大規模的貿易及投資代表團，包括「俄羅斯聯邦會議委員會」副主席尼可拉耶夫（Михаил Ефимович Николаев; Mikhail Efimovich Nikolaev）及「社會發展暨環境保護局」局長卡拉斯尼可夫（Сергей Вячеславович Калашников; Sergey Vyacheslavovich Kalashnikov）等工商業界人士一共 54 人，於 2007 年 3 月 3 日至 10 日訪問菲國，以尋求更多的投資及貿易機會。期間，該代表團赴馬尼拉及宿霧兩地會見菲國的政治家和企業家，並參與商業性會議。這次訪問的重頭戲是，該代表團於 3 月 5 日在馬拉坎南宮與菲總統艾若育會晤。[220]

近年來，俄菲兩國一直保持頻繁的高層互訪，以及在不同領域各個層次的交流。雙方的協商、對話和合作機制加深兩國的信任，以致國家關係大爲提升。

（二）多項協定簽署，雙邊合作關係逐漸加深

這些年來，俄菲兩國在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達成協議，其中包括：「航空服務協議」（1992 年）、「文化合作協議」（1997 年）、「投資促進及保護協議」（1997 年）、「旅遊業合作協議」（1998 年及 2006 年）及「文化合作議定書」（2006 年）等其他重要的雙邊合作協定及備忘錄。

2006 年 3 月 14 日，爲了維持兩國歷年來破紀錄的旅遊量，俄菲簽署一份「旅遊合作框架協議」，旨在促進雙邊旅遊市場的互動及發展，並進而推動兩國的友好關

---

[216] "Philippines, Russia foreign ministers hold talks in Moscow", *Press Release*, October 14, 2005, http://www.phil-embassy.ru/english/pr/embassy_pr2005x14a.shtml.
[217] "Philippines foreign minister ends successful visit to Russia", *Press Release*, October 15, 2005, http://www.phil-embassy.ru/english/pr/embassy_pr2005x15.shtml.
[218] "Philippines to hosts 4th RP-Russia political consultations", *Press Release from the Dept. of Foreign Affairs of RP*, October 19, 2006, http://www.dfa.gov.ph/news/pr/pr2006/oct/pr834.html.
[219] A. Tatarinov, "30 Years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p. 172.
[220] "1st Large-scale business mission from Russia visits RP", *Press Release*, March 3, 2007, http://www.phil-embassy.ru/english/pr/embassy_pr2007iii03.shtml.

係。此外，俄菲還就簡化海關、放寬簽證、邊境控制和出入境檢疫安全等措施達成共識，以利兩國人民的交流。[221] 其間，菲律賓也在起草一項關於俄羅斯全祿航空公司（Russian Transaero Airlines）的飛航服務協議，以利雙邊旅遊業及貿易的發展。[222]

同年的 5 月 15 日，菲駐俄大使拉馬斯（Ernesto V. Llamas）代替「國家文化藝術委員會」主席歐卡波（Dr Ambeth Ocampo）與「俄羅斯文化暨電影藝術聯邦機構」主任司維德可夫（Михаил Ефимович Швыдкой; Mikhail Efimovich Shvydkov）簽訂一項涵蓋了教育、文化、運動及大眾媒體等廣泛的「文化合作議定書」。俄國並決定隨後於馬尼拉舉辦「俄羅斯文化節」，以慶祝兩國建交紀念。[223] 而「菲俄友好協會」（Philippine-Russian Friendship Society）也鼎力參與推動俄羅斯文化的活動。[224]

2006 年 6 月 2 日是俄菲建交 30 週年的紀念日。爲紀念這重要的日子，雙方進行了包括藝文表演等一系列的慶祝活動，並簽訂前述兩項旅遊及文化的合作協議。

（三）推動兩國關係發展的動力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俄羅斯向來重視與菲律賓發展雙邊關係。而其背後的動機大致可被歸類爲下列三點：

首先，俄羅斯是希望透過與菲律賓的合作關係，借助菲國在東協的影響力，以期能躋身於東南亞甚至於亞太區域的事務，恢復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重振其大國地位。菲律賓一直從旁協助俄羅斯提升其在東協的對話夥伴關係，最終成功的於 2005 年 12 月在吉隆坡舉辦了「第一屆俄羅斯－東協高峰會」。另外，菲律賓外長於 2006 年爲第 40 屆東協「常務委員會」（ASEAN Standing Committee）主席，以及東協對話夥伴國的協調者。俄羅斯希望菲國能在俄與東協於 2005 年簽署的「2005 年至 2015 年俄羅斯聯邦與東協廣泛合作計劃」（the Comprehensive program on broad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ASEAN in 2005-2015）共同宣言的準則下，從中協調有利於俄國加強及落實其與東協的合作措施。同時，俄羅斯也希望菲律賓能夠支持其加入「東亞高峰會」爲正式的會員國。

其次，爲尋求作爲全球的主要石油及天然氣儲備中心，俄羅斯目前正積極利用各種措施以實現其能源外交戰略。在 21 世紀，石油在各國經濟生活中將扮演重要角色。在歐洲、北美洲和亞洲三大石油市場中，亞洲市場的石油需求量增長速度最快。因

[221] "RP, Russia signed tourism agreement", *Press Release*, March 20, 2006, http://www.phil-embassy.ru/english/pr/embassy_pr2006iii20.shtml.
[222] A. Tatarinov, "30 Years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p. 173.
[223] "Cooperation pact promises more RP-Russian Cultural events", *Press Release*, June 5, 2006, http://www.phil-embassy.ru/english/pr/embassy_pr2006vi05.shtml.
[224] A. Tatarinov, "30 Years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p. 174.

而，近年來俄羅斯燃料和能源部門的主要出口戰略也就傾向於進入亞太市場。[225] 反觀，就菲律賓立場而論，由於體認到國際油價上漲對其經濟帶來的衝擊，菲律賓尋求與俄國展開雙邊互惠的能源合作。菲律賓的目的主要是爲了從俄羅斯遠東地區取得穩定的能源，以便維持經濟成長所需的能源供應量，進而避免高度依賴中東的石油。[226]

最後，在國際及區域事務方面，俄菲兩國也可爲互惠合作的夥伴。在現今最關鍵的國際問題，如亞太區域安全保障、建立較公平和民主的國際體系、反恐及打擊跨國犯罪及毒品走私等方面，兩國都有著相近或一致的對應措式。[227] 相反的，菲律賓也重視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潛在影響力及平衡作用。

由此觀之，與菲發展關係，對俄羅斯的亞太政策是重要及具發展前景的。這也是爲何俄羅斯與菲律賓持續展開政治對話，並積極與菲國在商業、經濟及投資方面加強互利合作及多元發展的原因。因此，在擴展跨國議會間的聯繫，重建及加深文化、教育、科技、航運、軍技、運動、旅遊業、能源等領域的合作是有利於雙邊國家發展。[228] 顯然，俄菲兩國在頻繁的接觸和對話中找到了新世紀發展兩國關係的方向，即採取積極措施，增進全面瞭解，推動兩國關係全方位的發展。雖然兩國關係總體發展目前大致平穩，但筆者相信俄菲關係有著正面發展的態勢。

第三節 小結

在蘇美冷戰對峙時期，蘇聯對東南亞的政策，主要是與中印半島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密切關係。由於擔心共產主義勢力滲透，東南亞其他國家對蘇聯不是抱有敵意，就是刻意保持距離，並且分別向美、英等西方國家靠攏。從 1970 年代中期後，蘇聯的經濟情況日趨惡化，在戈巴契夫上台之後，加速經濟改革是蘇聯對外策略轉變的基本因素，以致必須要縮減龐大的軍事支出。於是，戈氏就任後便開始著手改變其對亞太地區的策略。由於戈巴契夫在國內外推行新的政策，蘇聯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才有所改善。直到 1991 年蘇聯宣告解體，原有的意識型態和戰略利益的共同基礎變得蕩然無存，俄羅斯與東南亞各國全面建交與關係正常化。在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基礎上，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便由對抗走向合作。

---

[225] 宋魁，「新世紀俄羅斯能源戰略的地緣取向」，*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05 年第 4 期，頁 15。
[226] "*Philippines, Russia agrees over energy cooperation benefits*", *Press Release*, October 14, 2005, http://www.phil-embassy.ru/english/pr/embassy_pr2005x14.shtml.
[227] A. Tatarinov, "*30 Years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p. 172.
[228] A. Tatarinov, "*30 Years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p. 172

本章將東南亞主要國家分成兩大類，第一類即包含前蘇聯的傳統盟國越南，以及與其關係淵源已久的印尼和馬來西亞邦交國；第二類則是美國在東南亞的傳統盟國，包括新加坡、泰國和菲律賓。本章詳細分析自前蘇聯時期到後蘇時期以來，俄羅斯與這兩大類國家關係互動的全貌，進而探求出俄羅斯對東南亞政策的歷史脈絡，企圖釐清俄羅斯與東南亞主要國家之政治、經貿及軍事關係的特色、問題及影響。

（一）俄越關係

越南曾是蘇聯在冷戰時期的盟友，隨著全球性緊張局勢趨向和緩後，蘇越關係中原有的意識型態和戰略利益的共同基礎，變得蕩然無存。蘇聯解體後，作爲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在外交上奉行親西方政策，自然也就降低了越南對俄國外交戰略的重要性。相對的，蘇聯巨變以後，由於越南堅持採行社會主義制度，再度遭受西方國家打壓，加上越南對俄羅斯建國後採取全盤西化政策而深表不滿，因此俄越兩國關係在 1991 到 93 年間呈現停擺狀態。

俄羅斯的親西方政策不如預期，在國內的批評聲浪中，俄羅斯自 1993 年起重新調整其對外政策，改採「雙頭鷹」策略。俄越關係正是在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調整中得到恢復和發展。俄羅斯意識到，若要想在東南亞有所作爲，首先就得恢復與傳統盟友的關係。

2000 年普丁掌權後，再度調整了俄羅斯的對外政策，推行「全方位」的亞太外交，並將修復與前蘇聯盟國的關係列爲優先考量。在普丁 2001 年 2 月首次正式訪問越南後，俄越雙邊關係便提升到「戰略夥伴關係」。在俄越兩國關係史上，普丁的越南之行是俄羅斯執行對越新政策的開端，河內是普丁第一個訪問的東協國首都；歸根究底普丁訪越是雙邊國家利益使然。短期而言，俄羅斯恢復與越南的友好合作關係，有利於俄羅斯擴大與東南亞地區的經貿合作（特別是擴展武器銷售和加強能源合作），利用東南亞諸國的資金和技術帶動國內經濟發展。長期而論，發展與越南長期穩定的關係有利於俄羅斯躋身亞太事務，逐漸擴大影響力並獲得在亞太地區的發言權，從而得以進入這 21 世紀最具發展活力的經濟區域，更有助於俄羅斯制約美國、歐盟及中國在該區域的戰略野心。因此，兩國得以進一步合作，是基於俄羅斯戰略重心的東移、西伯利亞及遠東的加速開發的機遇，同時也基於越南和東協各國的加速現代化的過程所致。

（二）俄馬關係

隨著 90 年代東西陣營對抗結束以及蘇聯帝國的瓦解，俄羅斯與馬來西亞雙邊關係產生根本的變化。冷戰結束後，全球與各區域的秩序呈現重組現象，俄馬兩國皆想在這變化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所有國與國之間的雙邊、區域或多邊關係實際上皆與上述的國際關係體系變化有關聯，因而轉型中的俄羅斯以及具有活力的馬來西亞，藉此機會在各種領域展開一種新興的互惠合作關係。

2002 年 3 月 15 日，馬國首相馬哈迪正式訪問俄羅斯。在訪問期間，雙方發表了一則重要的「俄羅斯－馬來西亞聯合聲明」（Russian-Malaysia Statement）。該聲明聲明意味著俄馬雙方通過互惠及多元化的基礎，以開拓新的雙邊及多邊合作領域，從中加強兩國的關係。在馬哈迪成功訪俄後，普丁分別在 2003 年 8 月及 10 月兩次訪馬取得豐碩成果，標誌著俄馬雙邊關係新的里程碑。普丁出訪這一個重要的東南亞穆斯林國家，不只爲了加強雙邊關係的發展，還藉著出售戰機予馬來西亞，進而打入東南亞潛在巨大的軍火市場。雙方同時還簽署了科技、資訊工藝和國防三項重要的合作協議，將兩國軍事合作關係推向另一重要的新階段。

（三）俄印關係

俄羅斯與印尼的關係淵源最久，印尼事實上是早期布爾什維克共和國第一個接觸的東南亞國家。在赫魯雪夫時代，蘇印雙邊關係最爲密切。由於蘇聯在這一時期的重點是放在軍援策略上，蘇聯當時提供印尼大量的軍事以及經濟援助。但是，好景不常，當印尼發生「1965 年政變」後，通過政變上台的蘇哈托總統實施的反共政策結束了兩國的友好關係。時至戈巴契夫執政初期以及蘇哈托執政晚期，蘇印雙邊關係才慢慢升溫。

冷戰結束後，俄印政治關係逐漸正常化，意識型態不再是雙邊關係中的負面因素，雙方經貿關係也有良好的發展趨勢。當俄印雙方敵對意識消失，印尼正大力推行軍備現代化，俄羅斯需要出售大量軍備以彌補國內財政赤字之際，美國政府對印尼實施軍事制裁，導致俄羅斯借機向印尼推銷廉價的軍火。

進入 21 世紀，俄印關係從恢復、發展而進入一個「友好夥伴」的新階段。梅嘉娃蒂訪問莫斯科後，雙方關係的基本準則已經確立。2006 年印尼總統蘇西洛遠赴俄國拜訪普丁，成功擴大雙方的軍火交易規模。俄羅斯決定爲印尼提供 10 億美元的貸款，以資助印尼購買其武器。據了解，這是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首度向軍火買主提供這麼大量金額貸款，這標誌著俄羅斯十分重視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性，以及印尼在該區的地位。

（四）俄新關係

蘇聯與新加坡兩國向來注重務實經貿合作，並在建交後便成立數家合資企業。在冷戰時代，儘管貿易合作是蘇聯與新加坡雙邊關係的焦點，但是由於政治上的衝突，雙方無法全面發展經濟關係。不過，隨著俄羅斯推動自由市場經濟，加上經濟投資環境逐漸改善，俄羅斯與新加坡的經貿合作大爲提昇。

近年來，俄新兩國政經領袖互訪頻繁，除了加強雙邊政治外交關係外，俄羅斯特別重視與新加坡的經貿往來。由於新加坡這 40 年來的發展成就非凡，俄羅斯希望借鑒新加坡吸引外資和培訓人力資源等發展策略，來充分發揮本國的經濟發展潛能。對新加坡而言，俄羅斯自然資源豐富、科技發達、市場潛力大，加上俄新雙邊具有高度的經濟互補性，新國投資貿易商若能謹慎規劃，且能克服當地氣候文化和語言困難等，將來不難從俄羅斯挖掘無數商機。這種經濟互惠的利益實爲雙方維持長達 39 年關係的根基。

俄新兩國除了建立經貿代表團定期磋商機制外，雙方近年來在國防安全及軍事戰略方面的交流也有初步的發展。2006 年 9 月 25 至 30 日，新加坡國防部長張志賢首度正式訪問俄羅斯。兩國國防部長就反恐、核不擴散以及海軍安全等議題交換意見。這次訪問反映俄新展開互惠互利的雙邊友好關係。由此看來，俄羅斯已開始向這一個美國在東南亞的「前哨站」－新加坡，展開軍事合作關係。

（五）俄泰關係

蘇聯與泰國在 1948 年建交，成爲東南亞第一個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的非共產國家。不過，在冷戰時代，由於泰國與美國維持密切的軍事同盟關係，加上泰國涉及越柬危機糾紛，導致蘇聯與泰國的雙邊關係發展極具矛盾性。1991 年年底蘇聯解體，俄羅斯聯邦正式獨立。泰國政府於 1991 年 12 月 28 日宣佈對俄羅斯聯邦的外交承認，同時也確認與俄羅斯持續發展互惠友好的關係。

經過雙方政治和經濟領袖多年的交流，俄泰雙邊關係於 2002 至 2003 年間取得了重大的發展。這主要原因是兩國政府首腦實現互訪，以增進兩國間的相互瞭解，並爲俄泰雙邊關係翻新頁：泰國首相戴克辛於 2002 年正式訪俄，而普丁隨即於翌年赴曼谷進行國事訪問，爲兩國關係進一步發展奠定堅實的政治基礎。俄泰認爲，雙方在國際及區域合作關係有互補作用。俄羅斯表揚泰國啓動「亞洲合作對話」機制，視其爲「東協區域論壇」以及「歐安合作組織」的重要連接點。泰國則稱讚俄羅斯參與「東協區域論壇」所扮演的角色，並且認爲俄羅斯可作爲連接「上海合作組織」與「亞洲

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的重要橋樑。因此，俄羅斯認爲泰國是解決各種國際問題的重要夥伴，而泰國卻重視俄羅斯在歐亞地區的重要地位。

俄泰兩國近年爲武器交易協調問題備受關注，主要是泰國提議用庫存的雞肉換取俄羅斯的武器。俄羅斯最終同意以俄國武器來交換泰國雞肉，其看重的是贏得泰國戰機訂購合約背後所蘊涵的意義。如果俄泰雙方能夠成功達成這筆有關蘇-30 型戰鬥機的交易，俄羅斯除了有 5 億美元進帳外，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俄羅斯軍工事業又成功地打入了一個美國長期佔據的傳統市場。俄羅斯還將成爲 4 個東協國家（馬來西亞、印尼、越南及泰國）的軍火供應商，爲其在該地區的外交影響力，以及進一步向其他東協市場推銷武器帶來極爲重要的意義。

（六）俄菲關係

蘇聯與菲律賓在馬可仕執政時期曾有過良好的雙邊關係，不過，在 1986 年 2 月的菲律賓總統大選之後，蘇菲關係一度變得有點緊張。後來，爲擺脫完全依賴美國的形象，以及利用蘇聯來對美國施壓，以期獲得更多的基地「租金」或援助，菲律賓因而加強與蘇聯的關係。但由於菲共作亂不已，菲國又懷疑蘇聯在幕後支持，因而影響雙邊關係的進展。

在俄羅斯獨立初期，國內政治混亂及經濟危機，對其外交關係帶來極不利的影響，其中也包括菲律賓在內。因此，俄菲的雙邊關係當時處於停滯狀態。時至 1997 年，菲律賓總統拉摩斯首度訪問莫斯科，俄菲雙方簽署一份「聯合宣言」，兩國政治對話層次大爲提高。隨著這次高層拜會之後，俄羅斯多位外交部長陸續赴馬尼拉訪問，兩國議會和政黨間的聯繫是推動俄菲關係的新動力。

至於推動兩國關係發展的動力，首先，俄羅斯希望透過與菲合作關係，借助菲國在東協的影響力，以期能躋身於東南亞甚至於亞太區域的事務，恢復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重振其大國地位。菲律賓一直從旁協助俄羅斯提升其在東協的對話夥伴關係，終於成功的 2005 年 12 月在吉隆坡舉辦了「第一屆俄羅斯－東協高峰會」。其次，在俄羅斯積極推動能源外交戰略之際，菲律賓爲了避免高度依賴中東的石油，也尋求與俄國展開雙邊互惠的能源合作。最後，在國際及區域事務方面，俄菲兩國也可爲互惠合作的夥伴。顯然，俄菲兩國在頻繁的接觸中，找到了新世紀發展兩國關係的方向，兩國關係總體發展，目前大致平穩。

經由對俄羅斯與東南亞主要國家作一全面的歷史回顧與研究後，對於其東南亞政策的形成與發展有了深入的了解，筆者將於下一章節中試著對俄羅斯與東協的關係作

一整理與歸納，剝離出當代俄羅斯對東南亞政策的核心價值與亞太安全目標及具體策略。